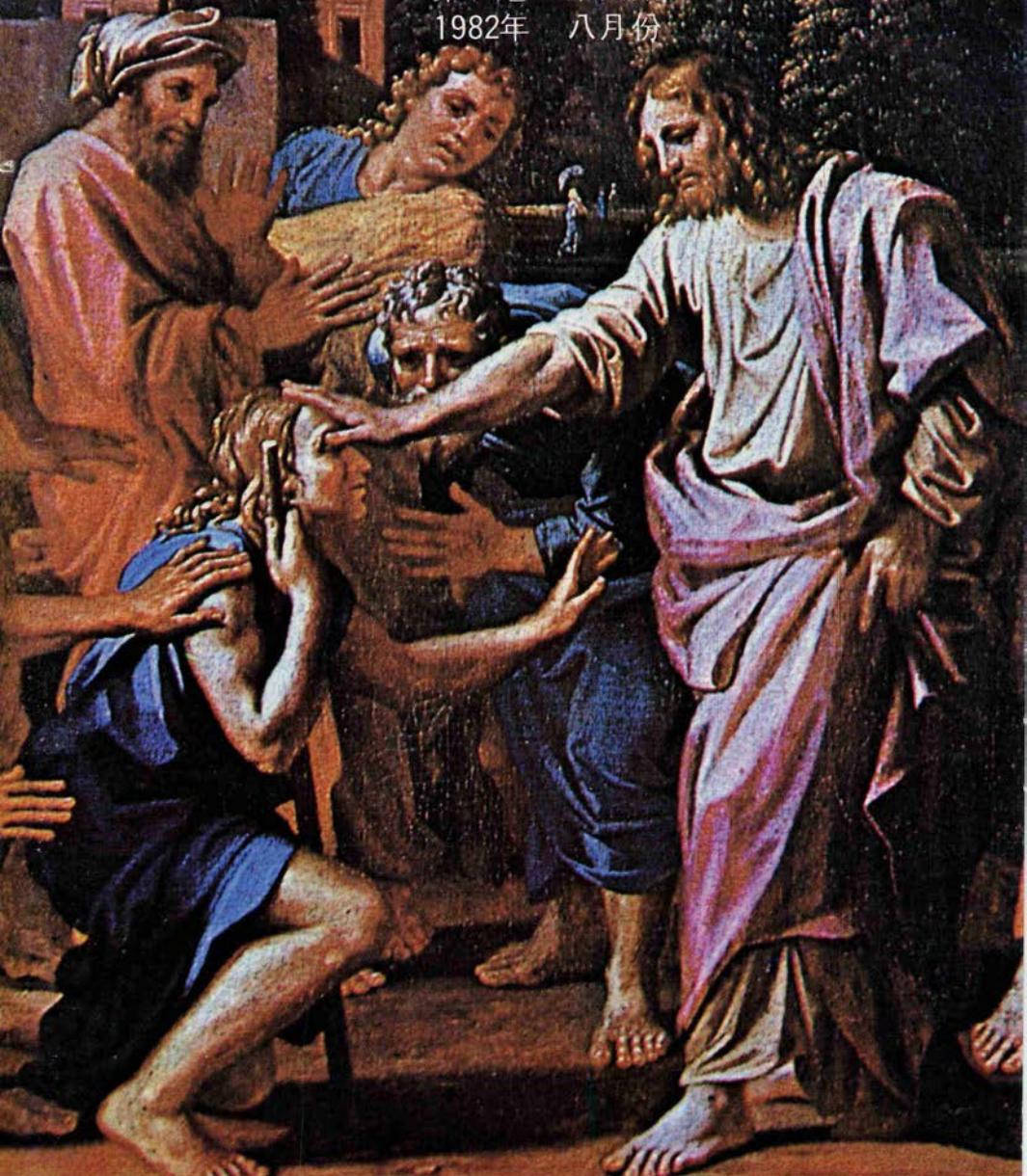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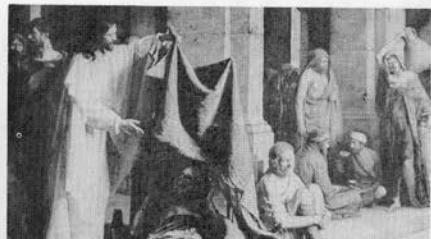


聖徒之聲

第24卷 第八期
1982年 八月份





9

15

37

總會會長團

甘賓塞 譚以東 羅慕義墨林

奧格萊戈登

十二使徒議會

彭蓀泰福 彼得生馬可 黎嘉蘭

洪德豪惠 孟蓀多馬 潘培道

艾希頓馬文 麥康基布司 貝利多馬

海大衛 傅士德雅各 麥士維尼爾

顧問委員會

培勒羅素 鄧樂倫 賓納嘉立斯

譚迪查爾斯 李喬治百啟 布實安慈歐

國際雜誌編輯委員會

編 輯：培勒羅素

總 編 輯：希勒賴理

助理編輯：米基大衛

兒 童 版：辛達沙賓妮

設 計：紀齡羅傑

製 作：派斯羅文

聖徒之聲編輯委員會

繙譯部主任：劉春華

編輯兼設計：孫玉筠

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

香港發行中心出版

香港九龍彌敦道六九一號

永如大廈三樓

訂閱價目：**台灣地區：**

零售每本新台幣一二元

全年十二期新台幣一二〇元

亞洲地區：

平郵一年新台幣二一〇元

目錄

一九八二年八月份

INTERNATIONAL MAGAZINES AUGUST 1982

故事與特輯

所以……都會教了我一些	甘賓塞會長	1
主對父親的要求	白克曼羅伯特長老	7
撒網	狄遜達智	13
問與答		19
分享		24
戰勝逆境	湯馬士珍妮特	26
甘賓塞會長論及施助病人		36
兒童欄		
樂於與衆不同	史高珊華	44
留一份給蜂鳥	赫維基	47
計算祝福	格雷姆柏	50
麥基奧大衛 1873—1970	保勒候活	52
與朋友談	馬德潔蓮	54
本地專欄		56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海外地區：

空郵一年新台幣五九五元

平郵一年新台幣二四五元

港澳地區：

零售每本港幣一元五角

全年十二期港幣十五元

亞洲地區：

空郵一年港幣四十五元，美金九元

平郵一年港幣三十元，美金六元

海外地區：

空郵一年港幣八十五元，美金十七元

平郵一年港幣三十五元，美金七元



所以…… 都會教了我一些

甘賓塞會長

主 經已感召祂的教會，要鄭重強調建立家庭的團結和對神的信心。在今日這時代，家庭的神聖性遭到侵犯，而人們又往往忽視照顧兒童，我們在此繼續強調：無論是夫婦，父母和子女，抑或是獨居的單身成人，均極需要研究和遵守真理的原則，尤其更要着重在家庭當中培養愛心與和諧，因這樣的愛心必能成功地抵擋撒但在這末世時代千方百計展開的猛烈攻擊。

先知斯密約瑟說摩門經是我們宗教的拱心石。我們在摩門經第一節中，便可認識到父母職責的正確原則：

「我，尼腓，因有良好的父母，所以……都會教了我一些」（尼腓一書 1 : 1 ）

教導兒女福音真理乃是父母的神聖職責，因此，我們最近曾要求各聖職領袖在所有支分會的聖餐聚會中宣讀以下這項聲明：

「總會會長團經常強調每週舉行一次家人家庭晚會的重要，以作為父母教導和鞏固他們家庭的主要時機。除了星期日的家庭福音研讀時間以外，星期一晚上要空出來舉行家人家庭晚會，家人家庭晚會可以包括教導福音原則，愛心，與和諧，也可以包括

我們必須接近天父……此乃是我們作爲個人和整個民族的至大需要。

家庭其他的活動。」

我們要求父母和領袖極力強調這聲明，因爲我們必須更接近在天上之父，和在日常生活中培養靈性，此乃是我們作爲個人和整個民族的至大需要。一個真正的末世聖徒家庭是抵禦暴風雨和人生種種鬥爭的避難所。而藉着每日祈禱，經文研習，家庭福音討論和相關活動，家庭晚會，家庭議會，一同工作和嬉戲，彼此服務，及與週圍的人分享福音，便可產生靈性，並使之滋長。靈性亦是在我們表示有忍耐，彼此以仁慈和寬恕相待，和在家庭及運用福音原則中培養出來的。家庭乃是我們成爲擅長於實踐福音正義，一同學習和遵守福音真理，並在這方面成爲飽學之士的處所。

我記得當年青時與內子和子女在

家中生活時，所舉行的心愛家庭活動，天堂就在我們家裏。每逢有人做了一件事，不管是唱歌，帶領遊戲，背誦信條，講故事，分享天才，或執行指派任務，都例必有成長和快樂的感受。

在策劃安息日，家庭晚會，和在家中舉行的其他週日活動方面，總會當局人員曾有感於批准一連串建議，作爲我們考慮之列，對這些建議，我們鼓勵大家加以仔細和虔誠的思考：

「當我們策劃星期天的活動時，可以騰出時間來讓我們的家人聚集一起，作個人研習和沉思，及爲他人服務。我們可以閱讀經文，大會報告，和教會刊物；研究先知們的生平事蹟和教訓；準備教會課程及其他教會職務；寫日記；沉思祈禱；寫信或探訪親友；寫信給傳教士；欣賞令人振奮的音樂；與家人研習福音；舉行家庭會議；建立良好的夫妻關係；和孩子一同閱讀；做家譜研究工作，包括了四代計劃和家庭或個人歷史；唱教會詩歌；閱讀一些有益身心文學書籍；培養我們對文化藝術的鑑賞力；聯誼非教友；睦鄰；探訪患病，年老，和孤獨的人；與家人面談。

「星期一晚的活動可包括建議在星期一舉行的任何活動；講授家人家庭晚會的課程；舉行家庭遊戲；文化活動；家庭服務計劃；與家人分享天才；進行美化家居計劃；從事園藝；盤點全年的必需品；實行其他儲藏食物計劃；家庭生產計劃，策劃假期和

特別活動，舉行家庭會議；策劃或參與健身計劃；聯誼教會外的朋友；舉行娛樂活動。」（Our Family：A Practical Guide for Building a Gospel-centered Home。）

家中領袖若虔敬的遵行這些建議，必能作出明智和靈感的決定，我們希望個別的單身成人，夫婦，父母，和兒童都在利用星期日聯合聚會所節省下來的額外時間來達成這些目標，我們必須記住教導兒童和彼此教導福音真理，並將真理運用在正義的生活中是至為重要的。每週這段時間——在星期日崇拜，學習，討論，和達成正義的目的和活動，在星期一晚上聚集一起舉行家庭晚會，討論，或任何達成正義所需的活動——確能成為多大的影響力呢！

教導兒童和彼此教導福音真理…

…是至為重要的。

我們鼓勵大家接受聖靈的指引，好好的處理這些寶貴光陰，實在的以伸縮的彈性來處理你畢生中寶貴的光陰。

儘管所有我們能從事的活動均適用於幫助一個靈性均衡的家庭，培養團結的精神，但我們可以看到它們不是同樣重要的，有些事情是我們要優先去做，我們記得尼腓勸勉的言詞：「我們談論基督，我們因基督而快樂，我們傳揚基督，我們預言基督……好使我們的子孫知道可到甚麼根源去尋求……」（尼腓二書25：26）假如每個人均知道救主和祂的教訓確實便是他獲得指引，正確榜樣，能得到幫助的至大根源，那麼，每個人該會獲得多大的內在力量呢！這就是我們一切家庭教導的至高目標。

我們的天父已賜給我們祈禱的祝福，藉以幫助我們在家庭和今生至為重要的活動中，得以成功，我知道假如我們在早上和晚上就寢時，和在用膳的餐桌旁，懇切和正義的作個人和家庭的祈禱，我們不僅能和摯愛的人更加團結，而且還必能在靈性上獲得增長。當我們尋求學習福音真理，並加以遵行，以及當我們祈求天父幫助我們作生活中的決定時，我們是多麼需要天父的幫助。我們的子女尤其能在家庭圈子裏，藉着聆聽他們的父母，而學習到如何跟天父交談，他們能從這樣的經驗中認識到誠懇和全心全意的祈禱。

個人和家庭整體的經文研讀對學

所以……都曾教了我一些

習福音極為重要，長久以來，教會都一直建議家人每日一起研讀和討論經文，作為避免無知和抗拒撒但誘惑的有力工具，這種習慣必能產生極大的快樂，和幫助家人喜愛主和祂的正義。

至於管理我們的家庭，我們經已被正確教導家庭議會是教會最基本的議會，父親和母親應一齊磋商，在他們兩者的指示下，家庭議會可以討論家庭事務，討論家庭經濟，訂立計劃，支持及加強家人。總會當局人員說過：「這些會議之能成功，是絕不能缺少一種傾聽，坦誠的溝通，以及尊重他人意見和感受的氣氛。」

我們再度呼籲大家記寫個人歷史和生活中神聖經驗——祈禱獲得答覆，從主而來的靈感；別人為我們做的治病祝福；有關我們畢生中的大事和特別時刻。當你記寫發生在你家庭圈子增強信心的故事和討論時，你們亦能從這些記錄中攝取合宜的知識。在我們和我們祖先生活中的靈感故事，以及從我們經文和歷史中的故事都是有力的教導工具，我應許你，假如你願意寫日記和寫記錄，那麼這些記載確實必能成為你個人，你的丈夫或妻子，你的子女，你的孫子女，以及世世代代其他的人偉大靈感的泉源。

我們鼓勵父母親在家庭聚會和家庭議會中討論家庭主要的傳道活動，家譜工作，和福利工作。父母親應訓練他們的兒子有做傳教士的願望，而在稍後的歲月中，如果健康和其他情況許可的話，父母本身亦能盼望有朝

一日能去傳道。主曾多次告訴我們傳道活動的重大價值：「並且，看啊，我對你說，那對你最有價值的事就是向這些人宣講悔改，這樣可使你帶領人們的靈魂給我。」（教約15：6）

我們必須繼續在家中祈禱，祈求主給我們機會把福音介紹給我們周圍的人，並祈求主打開道路，讓福音能以更大的權力和力量向前推進，深入更多的國土，滲進更多經已準備好接受的人們心中。

假如我們聽從教會為我們家庭所擬定的計劃而行，以往衆先知經應許過，我們現今也同樣獲得應許：極大的祝福必臨到所有那些虔誠而又克盡己職的把這些習慣運用到他們家庭生活中的人身上。假如以色列曾遵從先知摩西的明智指示，而非採取背叛行

教會一直建議家人每日一起研讀

經文……作為避免無知和抗拒撒

但誘惑的有力工具。

爲的話，這些指示必能帶領他們達至天淵之別的情況，我們記得先知摩西說過：「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懲懲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裏，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申命記 6：6—7）

可是，我們有時候卻聽到這樣的藉口：「時間太過短促」，「我們在星期一晚有其他的事要做」，「這些課程不適合我們的年齡」，「我們的兒女年紀太少了，還未能了解」，「我們的子女必須先做功課」，「我們無法把所有兒女聚集一起」，「我們不喜歡這樣限制我們的活動」，「我是單獨一人，我不需要家庭晚會」，「那天晚上，電視有精采節目。」

全能者既是那麼堅強，而我們卻是如斯輕弱，祂既是無所不知，而我們卻是那麼短視，那麼，爲甚麼我們仍要與祂力辯呢？我們記得經文說：「有人靠車，有人靠馬，但我們要題到耶和華我們神的名。他們都屈身仆倒，我們卻起來，立得正直。」（詩篇20：7—8）

神是我們的父親，我們是祂的子女，祂已把指示賜給了我們，我們要跟隨祂的道路。正義的家庭生活和活動，以靈感在家中教導福音真理，父母明智的指引，父親居領導的地位，以及父親與母親一同商議——此乃是解決我們時代弊端的良藥，矯正我們家庭中問題的補救之道。

當我們遇到特別的困難時，只要

我們必須繼續在家中祈禱，祈求

主給我們機會把福音介紹給我們
週遭的人。

我們繼續嘗試，我們絕不會失敗，我們要無條件的愛我們家中每位成員。使徒保羅給父母良好的忠告，他說：「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恐怕他們失了志氣。」（哥羅西書3：21）

主把所有父母，領袖，和教師均要如何影響他們所領導的人之要鑑啓示給先知斯密約瑟，祂說：「沒有任何力量或勢力能夠或應當藉着聖職來維持，只有藉着說服，堅忍，溫良和柔順，並且藉着不虛偽的愛；藉着仁慈和純潔的知識，那將大為擴大靈魂，沒有僞善，沒有狡猾。」（教約12：41—42）

我們必須先在我們家庭圈子裡學習和運用這些真理，關於這方面，斯密F. 約瑟會長曾這樣說：「做父親

的，若你希望子女接受福音原則的教導，若你希望他們酷愛真理，了解真理，若你希望子女服從，和你合作，那麼你就要愛他們！以你對他們的一言一行，向他們證明你確實愛他們。不管他們有多頑劣，或他們之中那一個很頑劣，看在你自己的份上，也看在你和孩子間應具有的愛的份上，當你對他們訓話時，或和他們交談時，千萬不要發怒，千萬不要以譴責的口氣，對他們粗言粗語。要懇切的對他們講；……必要的話和他們一同哭泣……要軟化他們的心；使他們對你感覺親切。不要用鞭打和暴力，……以論理、勸導、不虛偽的愛接近他們。用盡了這些方法，如果還不能贏得孩子們的心……世上再也沒有任何方法可以使你贏得他們的心。」（福音教義，第299頁）

我們的主和救主已教導我們行事的途徑：「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約翰福音13：34）

我們作父母的若能以這種博愛的精神啟導我們的動機和行為，彼得所描述的祝福必臨到我們身上，「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彼得前書4：8）

我們的兒女既認識到我們對他們的大愛，並從他們的經驗中知道我們對他們的忠信「比死亡的繩索還要堅強」（教約121：44），便會獲得指引，忽略我們作為父母的缺點。

我們若能在家中「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以弗所書4：2），舉行家人家庭晚會，討論，議會，祈禱，工作，遊戲，以愛心作我們主要動機，設法互相分享福音和達成主的其他目的——在這樣的家庭——在那些實施上述事項家庭，必能具有一種有力的靈性和團結的精神，成為所有家人一種畢生的力量。

我們懇切的鼓勵教會裏所有個人和家庭單位，重估他們在遵行這些真理方面的進度，運用這些真理必能使你們得着平安保障，抵擋我們這世代的邪惡，以及帶給你們個人和整體今生和來生極大和豐盛的喜悅。 □

給家庭教導教師的建議

1. 講述有關家庭晚會或家人團聚祝福的一項個人經驗，請家人分享類似的經驗或感受。
2. 這篇文章是否有些可讓家人大聲朗讀或討論的經文或其他引文？
3. 這篇文章提議在星期日和星期一舉行活動，討論這兩種活動之間的關係，為甚麼這兩種活動都是重要的？預早準備和在選擇活動上富於伸縮性為甚麼是重要的？
4. 討論家人能藉着甚麼方法使他們在一起的時間過得更加美好。
5. 在探訪前先與一家之主商議，是否會令此次討論收到更佳的效果？定額組領袖或主教是否有任何關於教導家人的信息給一家之主？

主對父親的要求

七十員第一定額組 白克曼羅伯特長老

父親有責任去教導，樹立榜樣，訓練，和施以愛心

大多數的父親經已忘記在青少年的歲月中，身處在青少年和成人階段其間所經驗的種種苦惱滋味；竭力去找尋他的身份和人生的目標；為生理的發育而操心；努力的作出種種有關他的未來，他的工作，女朋友，他和神，耶穌基督，及他同胞之關係；一面充滿信心，然而一面卻懷疑不信；獨立自主，可是卻處處依賴；急切於想看他能靠自己達成甚麼事物，但卻仍需安全的保障；被各種力量推動，時不時受其牽制——家庭，朋友，教師，領袖，每個人；除此以外，還感覺時間是漫無止境的，逐使這種種苦惱變得複雜交錯。

你記得嗎？

我們的天父經已把孩子的永恒命運放在父母手裏，尤其是放在家庭當中，這責任是不能託付給任何人的！

經由斯密約瑟而接受的一項美好的啓示中，主宣稱小孩子是無罪的，而「這樣才能從他們的父親手中要求偉大的事。」（教約29：48）

主從父親手中要求甚麼偉大的事？作為總會男青年會長，我想特別對男青年的父親們說話。

祂要求父親作教導

父親們，我們怎能忘記主經已給我們這個重大的責任，要我們在光和真理中教養我們的兒女呢？

在教義和聖約六十八章第廿五至

廿八節中，主給我們有關作為祝福教長責任的嚴格指示，祂吩咐我們——

1. 勿必使我們的兒女明白福音的首要原則。
2. 勿必使我們的兒女在八歲時接受洗禮，和獲得有聖靈為伴的「按手禮」。

3. 勿必使我們的兒女做某些事：祈禱，並「正直地行走在主面前。」

主提醒我們這是「錫安居民的律法。」

主要求我們在兒女年幼，在撒但還未能引誘他們，以及父母對他們的生活最具影響力的時候，就開始教導他們，此舉豈非是重要的嗎？

同時，也要注意，教導我們兒女真理的責任不是在於教會，學校，社會，或朋友身上。

身為父母，我們要幫助我們的子女作明智的選擇，這是我們的權利，也是我們的義務。當我們按照神的道德法規教導他們有關婚姻，性，和誕生的神聖觀念時，此點尤其真實，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對這些題目，青年人往往都是學習任何他們從朋友處學來的東西——就像瞎子領瞎子一樣——或是在教室中臨床的教學氣氛中學到。

我認識一位父親，他和兒子之間有種美好的關係，有良好的溝通，二人創造了一種互相信賴的聯繫，使人羨慕不已。有一個夏日，當他在園中工作時，他聽到他兒子正和樹籬另一面的朋友作嚴肅的交談，這個朋友正在問及一些我們在成長時曾令到我們

擔憂的問題。這兒子非但沒有回答他的問題，反而問：「你為甚麼不問問你爸爸？」他的朋友回答說：「你是說你可以和你爸爸談及這樣的事情嗎？」

當我和那些破壞了神道德律法的年青人面談時，我反問自己，假如他們曾和他們的父親有過坦誠的溝通，並接受父親持續不斷的道德教訓，那麼，在這些人當中，究竟會有多少人就能免去這令人痛心疾首的經驗呢。

啊，我多希望今日的父母能像亞當和夏娃一樣，正如經文所記載，「向他們的兒子們和他們的女兒們透露所有的事。」（摩西書 5：12）

在某方面，父親必須學習善用眼前的教導時刻，甚至創造這樣的時刻，這需要花很多的時間，跟我們的兒女們作有意義的聯系和溝通。

在最近一次頒發榮譽童軍獎章的晚宴中，我聽到一位出色的榮譽童軍講及他與他摯愛的父親二人之關係，他的父親亦是他的童軍領袖。

「我們的童軍領袖在那些旅程中說及功勳徽章以外的事物，當我們遠足時，他講及保羅的事蹟，當圍坐在火堆旁邊時，他說到尼腓的故事，在凝望星星時，就談到亞伯拉罕的故事，而剛在我們作祈禱就寢前，便談及拿撒勒的耶穌，他時不時都會打發我們每個人單獨出去祈禱，正如斯密約瑟往昔所做一般。」

我非常留神地聽我們童軍領袖的話，竭力去做他所說過的事，我的童軍領袖是我的父親，我想像他一樣。

「假如我能記得我在徒步攀越，
涉獵那些山嶺的遠足中所學到的事物，
我相信足夠我畢生受用。」

祂需要父親樹立榜樣

救主曾告訴我們榜樣的重要：「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子憑着自己不能作甚麼，惟有看見父所作的，子纔能作。」（約翰福音 5：19）

每個末世聖徒家庭均有資格獲得一位祝福教長的帶領——由一位正義地運用他聖職的力量，為家人立下正義的榜樣以資倣法，忠心耿耿的保護他們和增強他們的祝福教長所帶領。

父母有責任要為兒女們立下一套崇高的標準和可靠的價值觀念，藉着他們的榜樣，最能把這些標準和價值觀念傳授給下一代。



主要求我們在兒女年幼，在撒但
還未能引誘他們，……就開始教
導他們。





假如我能記得我在徒步攀越，涉獵那些山嶺的遠足中所學到的事物，我相信夠我畢生受用。

麥基奧大衛會長給作爲父母的這些忠告：「在家裡教導宗教的最有效方法並非口述而是力行，假如你想教導對神的信心，那麼自己就要表示對祂的信心；假如你要教導祈禱，便要自己祈禱，你想他們禁戒酒精飲品嗎？那麼，你自己就必定不能喝酒精飲料；假如你想你的孩子畢生貞潔，有自制，具有良好聲譽，那麼，就要在這一切事物上，爲他樹立配稱的榜樣，一個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長大的孩子，縱使——當他在十二或十四歲對宗教有所了解的期間，也必能堅強地抵禦苦惱他心智的種種疑慮，問題，和思念。」（1955年，4月，大會報告，第27頁）

你的生活是否反影出你對主和祂福音的愛，以及你對妻子和兒女們的愛？你是否在家中運用祝福教長的權柄？你在多久之前，給予你子女父親的祝福？跟他們面談過？向子女作見証？你在家 中是否有定期的研讀經文？你是否定期的祈禱和舉行家人家庭晚會？你的家中是否有明顯的福音精神？你是否在樹立正確的榜樣？

每位父親都應能這樣對他家人說：「我跟隨基督，你們要跟隨我。」

主要求父親訂立範圍和界限，讓子女能在這些範圍和界限內運用他們的自由選擇權

父母親必須帶領家庭，巴特約翰（John Barbour）在最近爲美聯社所撰寫的連載文章中說：「專家們均同意一點：來自家庭的一套明顯的規則乃是孩子所能有的最得力支柱。」

我們的青年人不想四處飄泊；他們渴望得到安全和牢固的鐵錨，可資遵行的界限，規則——以便得到機會能有所成就，他們渴望知道別人對他們的期望——他們迫切盼望得到指示。

我們當中有些人曾非常渴望給我們的孩子我們所沒有的東西，以致我們反倒忽略了給他們我們所擁有的東西——那便是一個家。

祂要求父親施以愛心

在美國堪薩斯州有一萬個高中學生當被人問及到他們想問他們父母甚麼問題，和得到一個有關甚麼方面的真誠，直接的答覆時，八成的學生都

回答說：「你們是否愛我？」

隨之而來的一個最常被子女問及的問題就是：「假如你要再重來一次，你會要我嗎？」

父親要給兒女一種個人的價值感，讓他們知道他愛他們和需要他們，這是何等重要！

我們需要像救主愛我們一樣，無條件的愛他們，利用我們的時間，精力，能力，了解，和關懷來幫助他們明白他們和他們在天上慈愛的父之關係，以及他們作為祂子女之神聖潛能。

斯密F.約瑟會長給我們此項忠告：「做父親的，若你希望子女接受福音原則的教導，若你希望他們酷愛真理，了解真理，若你希望子女服從，和你合作，那麼你就要愛他們！以你對他們的一言一行，向他們證明你確實愛他們。不管他們有多頑劣，或他們之中那一個很頑劣，看在你自己的份上，也看在你和孩子間應具有的愛的份上，當你對他們訓話時，或和他們交談時，千萬不要發怒，千萬不要以譴責的口氣，對他們粗言粗語。要懇切的對他們講；謙抑他們，必要的話和他們一同哭泣，且可能的話，使他們和你痛哭一場。要軟化他們的心，使他們對你感覺親切。不要用鞭打和暴力，……以論理，勸導，不虛偽的愛接近他們。用盡了這些方法，如果還不能贏得孩子們的心……世上再也沒有任何方法可以使你贏得他們的心。」（福音教義第299頁）

祂要求父親成為英雄

在一九七六年四月的總會教友大會當中，甘賓塞會長引述麥秉華特（Walter Macpeek）的一番話：

「男孩們需要崇拜英雄，如林肯、華盛頓；但是，他們也需要近在身旁的英雄。他們需要親自知道，有人具有震撼高山的力量，基本的廉潔。他們需要在街上遇見他們，或一同遠足，一同露營，在家中看見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每一天看見；感覺與他們親近及談論到人與人之間的諸等問題。」（男孩們需要近身的英雄典範，聖徒之聲，1976年，8月，第43頁）

從福音的出發點而言，這些英雄應該就是父親。

從前，男孩們常和父親一同並肩工作，在農場裏幫工，或當學徒學手藝，與其他男人交往。但在我們今日這都市的社會裏，我們的男孩一般都脫離了農場的環境，和男人的生活圈子。代而之的就是，父親早早就離家到工廠或辦公室上班，直到黃昏很晚才回家，我們許多的男孩因此在白天大部份的時間，都缺乏男性的角色典範供他們倣倣。

當然，在某些情況下，家庭是不再有父親存在的。那些必須執行這兩種職責的母親大可以不必感到沮喪；對兒子施以愛心和個人的關懷，在男孩特別關注的那些範圍內給他忠告，讓他有機會和男性成年的家人或支會教友工作和玩耍——這全都能有助於準備兒子接受他將來作為一個男人時所履行的職責。誰也不可低估一位母親對她兒女所能具有向善的影響力。



務必使我們的兒子在八歲時接受洗禮，和獲得有聖靈為伴。



但是，如果家裡有父親時，父親主要的目標就是善用他們與兒女共聚的時光，向他們指出達至一種豐盛充實生活的方法，父親們，要介入兒子的生活圈子！幫助他們訂立有價值的目標——像培養對福音的見証，設立自我改進獎章，傳道，聖殿婚姻，學習一門有趣的手藝或職業，然後幫助他們達成這些目標，鼓勵他們，激發他們，策勵他們，指引他們。在他們身旁，支持他們的活動，做他們的顧問，與他們一同露營，關心他們所做的事。

為他們祈禱，當他們從藉着透過祈禱，尋求答案的個人經驗，建立他們對神及個人的信心時，他們應該認

識到他們的父親為他們所作的祈禱。

阿爾瑪曾為他背叛的兒子向主懇求，這例子可大大的證明出一位父親的祈禱所產生的巨大力量。

「天使又說：主已聽到了他人民的禱告，也已聽到了他僕人阿爾瑪的禱告，就是你父親；他曾用極大的信心為你禱告，使你得以知道真理；所以，我為了這一個目的而來，要使你確信神的能力和權柄，使他僕人們的禱告得以照着他們的信心而得到回答。」（摩賽亞書27：14）

大衛曾這樣為他兒子所羅門祈禱：「又求你賜我兒子所羅門誠實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這一切的事」（歷代志上29：19），願我們都能像大衛一樣熱烈的為我們的兒子祈禱。

父親是男人所能獲得的最崇高尊稱，它不僅是個在生理上所擔任的角色，它象徵了一位祝福教長，領袖，表表者，知己，教師，英雄，朋友，及最後，一個完全的人物。

主對父親有極大的要求，但亦有極大的酬賞。當我們的兒女長大成人，對福音具有堅強的見証，享有聖殿婚姻，接受主的召喚，在光和真理中教養自己的下一代，藉着忠誠的服務對社會有良好的影響，那麼，到了那時，我們就能體會認識到我們已完成我們職責的這種天國的喜悅，我們必能在某些微少的程度上，領略到我們在天上之父在介紹祂兒子時所說的話其中的意義：「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馬太福音3：17）□

撒網

狄遜達智

星期五晚上，我們正召開分會的
會長團會議，「假如我們的紀
錄上沒有那些我們對他們一無所知的
不活躍教友的名字，」分會的書記加
強語氣地說，「那麼，我們的記錄就



好看得多了，難道我們沒法加以補救嗎？有些家庭三十年來都沒有接近過教會；亦沒有半點回來教會的意思。」

我的兩位副會長開始和書記爭論這點，但我一時卻默然無語，回想到我所生長的家庭，以及我們家庭的困難和不活躍的原因。

我在十歲時，充滿了好奇心，有一天，我坐在父母睡房的地板上，翻尋父親櫃子最底下的一個抽屜。我找到了一本黑色包裝的舊書，每一頁都有兩欄的印刷——看上去頗像聖經的模樣，但卻又並非聖經，我常在學校中看過聖經，所以深知這點。

我翻看其中一些書頁，發覺在數頁上有些經文是用紅色的蠟筆來劃線的，我閱讀數節劃寫的經文，有一節經文尤其令我注意，它是這樣說的：

「拉曼人的頭是剃光的；除了他

們繫在腰際的皮，他們的甲冑，他們的弓箭、石頭、和投石器等外，他們是赤裸的。」

「依照那安置於他們祖先們身上的記號，拉曼人的皮膚是深色的。」
(阿爾瑪書 3 : 5 - 6)

印弟安人！我這樣想，那些就是美國的印弟安人！這段經文大大的震憾我的心靈，我把它重讀，沉思默想；然後又多讀了書中數節經文，一會兒後，我聽到我兄弟的呼喚，所以便把書小心翼翼的放回抽屜裏——隨後的十二年來，卻把這事忘卻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戰爭期間那些是黑暗慘淡的歲月；排隊輪候，書籍配給，和燃料短缺的歲月；因父母親打仗，孩子們被迫要自行謀生，逐播下犯罪種子的歲月，那些是聘用退休的老教師來教導過於擠迫班級；以及學生在傍晚時分，回到空洞的家，仍得奮力洗早餐的盤子，和為自己準備一點兒食物的歲月。

而且它們也是寂寞的歲月；在戰亂的時候，父母和子女往往各走一端，簡直沒有任何的溝通可言。

過了多年，我因患病留院住了十四個月，然後我再次返家，當時我年二十一歲，訂了婚，找不到工作，但卻自信能在世界上立足。

然而，儘管我有信心，但世界在多方面仍是黑暗慘淡的，母親當時在療養院中居住，我與我的兄弟在樓上共用一個大寢室，他患了一種特別嚴重的胸膜炎，正躺在床上休養康復。父親則很少在家，他下班後往往利用

**有一天，我坐在父母寢室的地板
上，翻尋父親櫃子最底下的一個
抽屜。**

空餘時間到療養院跟母親在一起，我們仍有一位妹妹在學校就讀；她膚色蒼白，沉默寡言，甚少歡笑。

我閱讀和散步，寫長篇大論的信給在醫院中的各個朋友，藉以消磨時日，除此以外，我的生活就空虛無聊，而靈魂則饑渴不已。在一個四月的下午，前門傳來敲門聲，我走去應門，看見兩個穿着深色外衣和黑帽子的男人站在門階上。

「你是狄遜先生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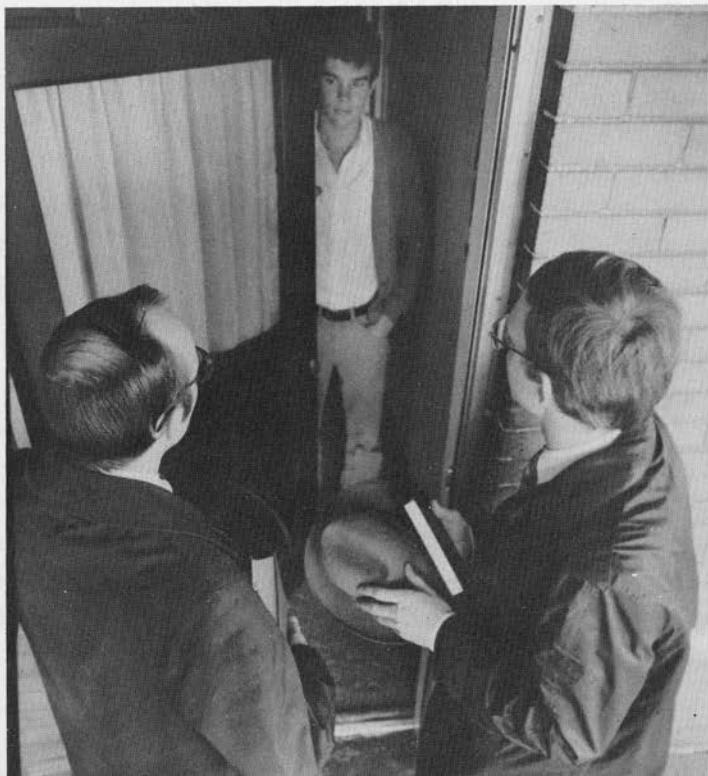
「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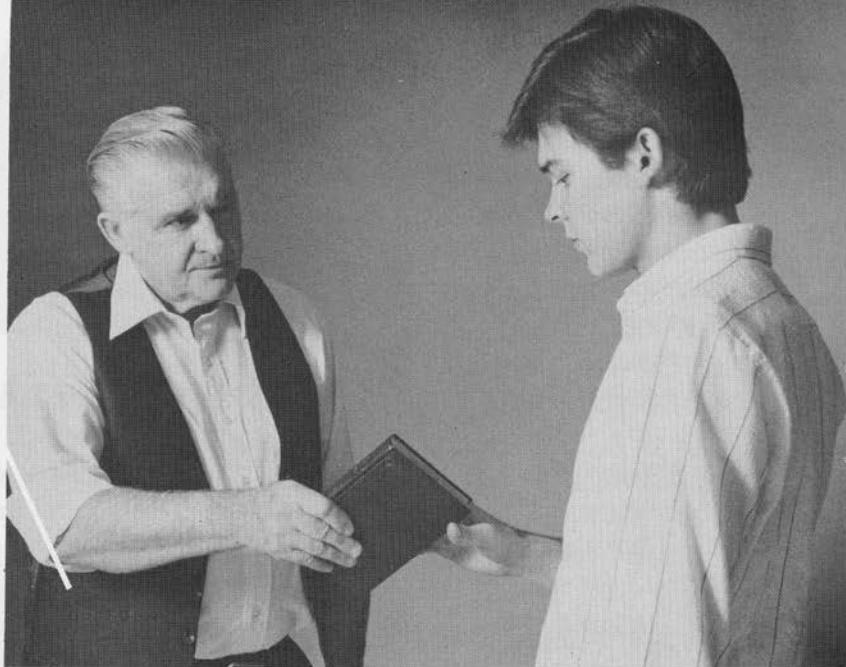
「是狄遜亨利威廉先生？」

「不是，他是我的爸爸，他現在上班去了，有甚麼貴幹呢？」

「我們實際上是你父親教會的長老，我們在翻查記錄的時候，發覺他的名字列寫在記錄上，而由於幾年來，都沒有人看過他，所以我們就想來看看他的近況如何。」

兩個穿着深色外衣和黑帽子的男人站在門階上。





「啊，他的近況不大好，但你們倒令我覺得十分好奇，據我所知，他在近二十一年來，都不會去過任何教會，他是屬於哪一間教會呢？」

「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你的父親是那教會的執事，雖然他多年來都沒有去教會，但他仍然是一位教友，他有沒有向你提過教會？」

「從來沒有。」

「你希望認識更多有關你父親的教會嗎？」

「是的，我相信我是希望認識的，我很好奇。」

「我們這個下午有另一個聚會，但我們可以在明天中午四點鐘到教堂

他從櫃子最底下的抽屜裏拿出一

本熟悉的黑色包裝的書，一語不

發的交在我手中。

與你會晤，這對你方便嗎？」

在英國伯明翰漢斯市布達街廿三號的那間破爛，用紅磚建成，而又凍得要命的廚房裏，我聽到了我第一個有關耶穌基督福音的精采課程，題目

就是神格。討論完畢後，傳教士給我一本小冊子——斯密約瑟的故事，我把小冊子帶回家，丟在我兄弟的床上，他熱切的把它讀完，把它放好以後再讀。

當我第二次到布達街探訪時，傳教士教導我如何祈禱，我掌心冒汗，臉龐灼熱，結結巴巴的與天父作首次交談。我亦帶了另一本小冊子回家，這本小冊子就像第一本小冊子一樣迅速地消失得無影無踪。



當我第三次到布達街探訪時，傳教士介紹我認識摩門經，在場的傳教士對這本神聖的紀錄作出熱烈的見証，然後他給我一本摩門經，我用手把它觸摸了一會兒，之後，把它交回給他。

「難道你不想讀摩門經嗎？」他驚奇地問。

「我很想讀，但我會借我父親的摩門經。」

「你父親有一本嗎？」

「我幾乎可以肯定他是有的。」

在晚飯的時候，大家都很安靜地在吃飯，直到我打破緘默為止，「爸爸，你能否把你的摩門經借給我？」

他驚奇地抬起頭：「喏，可以，飯後我把它拿給你。」

他真的把它拿給我，他從櫃子最底下的抽屜裏拿出一本熟悉黑色包裝的書，一語不發的交在我手中，然而卻一面非常專注的凝視着我。

現在我們全都是活躍的教會教友

，而我們三個人則全都在聖殿裏

結了婚。

我在三天內幾乎不眠不食的把書讀畢，書中每一頁都是啓示，具有光的特質，似乎能驅除我思想中一切黑暗的陰影，我知道這本書是屬於神的。當我閱讀時，我彷彿又回到孩堤時代，坐在寢室的地板上，從父親櫃子抽屜裏拿出那本同一的書，閱讀用紅色蠟筆劃間經文的情景，我覺得像一個人朝向老家歸途一樣。

當我把摩門經讀完以後，我的兄弟把它拿起來讀；他讀畢之後，我的未婚妻又接着讀，過了一段時間，我們全都受洗了，然後，我和我兄弟以區會傳教士的身份，向我們的妹妹傳揚福音；而每當我們向她作見證時，她深受我們的話語所感動，淚水往往像雨一般落在地毯上。現在我們全都是活躍的教會教友，而我們三個人則全都在聖殿裏結了婚。

但有一個秘密仍未揭曉。

在我歸信後數年，有一次，當我探訪父親時，我問：「爸爸，你為甚麼從未向你的兒女提及福音？」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注視窗外片刻，然後說：「我從未向你們任何人提到福音或教會，是因為我感覺不配稱這樣做，但我從未停止過祈求有一天你們所有人都聽到由一個有權柄的人傳揚的福音，並從而能歸信，儘管我犯罪，然而我卻盼望能有那項祝福。

「事實上，我父親的家庭曾有段時間在教會裡非常堅強活躍，我的父母在本世紀初歸信，並根據福音原則把我們這些孩子教養長大，我的母親

是當地的婦女會會長。但當他們在一九二六年舉家移民至加州時，我卻留下來和你母親結婚，她的父母劇烈反對教會，而在那段時間的種種緊張的壓力下，我很快便變成不活躍，和教會失去聯絡。雖然我從未懷疑過教會，但我卻開始做一些大大違背了教會教訓的事情，對你們這些孩子，我常感覺問心有愧；但當一旦斷絕溝通後，就很難去再度建立溝通。我很感激你們這些孩子都加入了教會，我想那兩位長老也很驚奇，他們本是來找我這個不活躍的教友的，然而卻發覺了我的子女對福音有興趣，想更認識福音。」

舊事回憶過後，我再次把注意力轉向在教堂裏所召開的分會會長團會議中所提出來的問題，我知道我們應怎樣做。

「弟兄們，」我說，「我們承認在我们的記錄上，確有許多似乎令我們覺得頭痛，而又沒有甚麼希望會再次在教會中活躍的教友，但只要我們有他們的記錄，我們就有了可供傳教士捕魚的湖水。也許當中有些教友已經變成不活躍，有些是不友善的，而有些則會反對我們；但答案肯定是在於撒網那一一下子，我們往往會捉不到甚麼魚；然而在那時候，主的聲音必然會這樣的低語，『把網撒在……右邊』，並且當我們依着去做時，我們會『拉不上來了，因為魚甚多』（約翰福音21：6）你們都同意嗎？」

三個人均一致同意的嚴肅地點點頭；我們便繼續討論下一件事務。□

問與答

僅答所問，非宣講教義



問：我的同事經常以不敬的口吻談及婦女，我如何能以末世聖徒的身份，影響他們，尊重婦女應有的地位？

主答，斯密湯馬斯，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市邁阿密第二支會主教。

所提出來的問題涉及兩方面：第一，男人對婦女應有甚麼尊敬；和第二，人能如何影響他人，好使他人能以正確的行為對待婦女，以及在談話間提到她們時，措辭能合宜得體。

就像在其他許多事情上一樣，主自己會以身作則的教導我們應怎樣看待婦女，在四福音中，我們看到祂毫不猶疑的當衆公平地對待婦女；憐憫的治癒她們，毫不偏私的教導她們，和她們無拘束的交談；祂坦誠和公正，把她們視為具有神聖父母的子女，而顧及她們應有的地位，主就是尊崇婦女的一個顯著的榜樣，祂絕不認為「女人是男人的玩物或奴隸」；祂對女性的概念乃是「建立在真理、正義、尊榮、和愛的永恒基礎上」（見陶美芝雅各著，耶穌是基督，鹽湖城：德撒律圖書公司，第517頁）。

這確實就是教會的教義——不可把婦女視為男人的奴隸，而要把她們看作為家庭這永恒單位的伴侶和合夥人。男人沒有女人——或女人沒有男人——都不是完整的，因而無法獲得豐滿的超昇，從這觀點而言，女性的身份就是——神的孩子和男人的永恒伴侶。所以我們很難想像任何男人又怎能把女性的地位，作絲毫的低貶呢，不用說，我們也應知道主絕不會贊同男人以任何不當的形式提到婦女的。

至於第二點，我想有許多策略可以用來勸阻同事不要對婦女作出不公平，惡意，或猥亵的評語——或，實在的，勸阻他們不要說任何使人不快的說話，我們可以恐嚇他們，假如我們是僱主的話，我們可以聲言把他們開除，或給他們去做較不受人歡迎的工作，我們又或者可以採取一個「自

以為是」的姿態，藐視犯了規戒的人，令他們覺得尷尬難堪。但我肯定大家都知道這所有策略均非福音的方法，影響他人向善的最有效方法乃是藉着榜樣和仁慈的勸說。

在我生活中有一個好的經驗，這經驗可證明出榜樣的力量：

在若干年前，我以警官的身份，奉派到一個猶太人羣居的地區，我碰到一個令我頭痛的問題：我的同僚和許多當地的市民都說粗言俗語，我僅是盡力維持我們被教導的標準，方法便是藉着（1）自己絕不肯說粗言猥語，和（2）盡可能隨時勸阻無禮的言談，而同時又避免開罪其他人。我很快就注意到別人在我的面前，把粗言猥語減到最低限度，我覺得即使其他人在我背後並不把我的標準接納為他們的標準看待，但他們仍尊重我的榜樣，我從未要求他們這樣尊重我；他們幾乎是在無意中這樣尊重我的。

有一天晚上，一位在社會上地位相當顯赫的市民怒氣沖沖的前來投訴，說我在發給他交通告票時，語氣過於粗暴詆毀，由於這位市民的社會地位，而又為了要平息他的怒氣，事實看起來，我有可能會受到當局的申斥。然而，這位市民在投訴的時候，卻發誓說我曾用粗言猥語，把他辱罵，我的同僚和長官既深知我是絕不會做這種事的，便立刻據此論點而對投訴拒不受理。

我相信只要我們首先決定我們怎樣行事，然後跟隨我們所選擇的方針，並堅守，那麼，其他和我們交往的

人必能得着鼓勵，跟從那項榜樣而行，許多人必將明白到高雅行為的優點好處，而有些人可能會在適當時候，自己也開始行為高雅，最低限度他們必然會明白到我們的標準，儘管他們或許不會自己採納這項標準，但他們必會尊敬我們的行為，和甚至堅持其他人亦同樣尊敬我們的行為。假如他們確能接受我們的榜樣，那麼，在我們離開良久以後，他們必仍能堅守這項方針，和同樣的影響他人。

但肯定有些時候是我們必須採取堅決而又不失愛心的態度。我喜歡一位有名的講師所立的榜樣，當他在對一羣大學生演講完畢後，正回答聽眾所問的問題，有位年青人在提出問題時，評論到電視對我們社會的不良影響，他特別提出「女人及她們那些胡鬧的電視倫理劇」。

講者並沒有忽視這句評語，「在我設法回答你的問題之前，」他用溫和的口吻說，「我要說你對婦女和倫理劇所表達的感受使我覺得不自在，我想這是個一種既不公正而又錯誤的根深蒂固的觀念，而即使這觀念是真實的話，我們這些男人自己亦同樣有太多的壞習慣，所以我們在作出任何批評之前，實在理應非常謹慎三思才行……」然後他用友善的語氣繼續說下去。

他的話沒有開罪任何一位在場的人，事實上，聽眾雖沒有明顯表示，但卻默默贊同，而令講師增光的是，這位年青人也點頭，表示他覺得學會了一項教訓，但卻不覺得惱怒，其餘

的討論則是非常輕鬆和坦誠。

我似乎覺得：當我們依照這樣的方法去做時，維護主為我們所樹立的榜樣並非一件如斯可怕的事，我所得的經驗就是，採取這項方針，我們非但不會因抱怨和憤怒的訓話而冒犯了

我們的同事和朋友，而且，事實上，更能使他們安於尊重我們的感受，並受到我們行為的激發去改變他們自己的態度。藉榜樣予人正義的影響力必須要有忍耐，寬容，和長期容忍才能實行，但它卻能帶來改變。 □



主答：杜寧喬治，地區代表，教會聖職家譜部門指導員，八位孩子的父親。

問：父親如何能一方面把家庭放在最優先地位，而一方面仍能光大他在教會裏的召喚？

在 我出任美國肯塔基州的傳道部會長時，有次我面臨在家庭活動和教會活動這兩者之間的一個正面衝突，肯塔基艾比馬匹大賽（註：此

乃美國每年最負盛名的馬匹比賽）很快就要舉行了，我的家人期待已久要去觀看此次比賽。在大賽三天前，力西頓支聯會教友大會提早了一週舉行，而週末的領導人會議現在卻排定在艾比日舉行，我在該星期的中間，接到來訪的總會當局兄弟的電話，邀請我以傳道部會長的身份出席這些聚會。

在談話中，我把原先的計劃告訴那位領袖，並詢問他的意見，他回答

說：「有時候我們就只好選擇。」他就說了這麼多。

你會怎樣做呢？

教會工作往往需要父親離開家庭，但藉着訂立正確的優先次序，計劃，和分派責任，父親便能好好的組織自己，一方面能有效的從事教會工作，而另一面又比他所預料的，更能經常留在家中。

有些父親花太多的時間從事教會的召喚，他們為這些在家庭以外所花的漫長時刻感到自豪，並把這些時刻視作為奉獻的象徵。這往往都是一種奉獻的表現，但在某些情況下，卻僅是一個不回家的藉口，有些父親覺得自己在家庭以外的活動，比在家裏與家人所舉行的活動，更為勝任善長。我們應自我反省，看我們是否在「奉獻」的偽裝下，把我們業應獻身從事的這最重要的偉業——家庭——交給我們的妻子。

有些人覺得，假如他們奉獻許多時間離開家庭，執行他們的教會職務，主會加以補償，確保家裡的事情定會稱心如意，然而，那些在教會裏忠信的父親在家中卻能產生嚴重的問題，並且，有時候，的確是有這種情況發生的，這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就是缺乏父親和家人的相處經驗。

在另一方面來說，當一位自覺能令家庭融洽的父親走出那個充滿了愛心精神的家時，他的心既已得着了他自己家人所給他的家庭溫暖，因此他這樣才能使到他兄弟姊妹的靈魂心坎亦得着溫暖，一個奉獻足夠的時間精

力從事家庭活動，而又同樣對主盡忠和獻身於建立祂教會的人能獲得主的靈，這是主的靈而非離家花無盡止的時間從事教會活動使人在教會工作上獲得成功。

據我看來，有些教會的策劃和領導人的聚會實在過長，有一次，一位教會領袖問我：「你身為領袖，是否準時主持聚會？」

我說：「是的，我一向都準時開會。」

他說：「但你是否守時？」

我再次用同一的方式回答：「我們準時開會。」

他再度問我同樣的問題，當我坐着困惑地注視着他時，他就說：「我知道你們準時開會，但你們是否準時散會？」他接着說：「在預定的時間結束聚會，讓人回家和家人團聚，那些忽視按時結束聚會的人和那些忽視按時開會的人犯了同樣大的錯誤。」

有時候，父親會這樣為自己沒有充份的時間留在家裏辯護：「要緊的並非是所花時間的多寡而是所花時間品質的好壞。」對某些人來說，這句話是有些道理的，但我們切不可以此為藉口，認為我們過於經常離家也是無關緊要的，從而使自己良心好過點。

當我蒙召做傳道部會長時，我害怕我會在我八個孩子生命中最重要的時刻裏，沒有足夠的時間做位好父親，我經已確定作為父親這項來自的召喚，是和作為傳道部會長的召喚同樣重要的，這即是說儘管我要獻身做傳道工作，但我更需加倍獻身執行父

親的職務。

我一有了這種意念，第一項最主要的工作便是在長在我們前園裏的一棵巨大櫟樹的高幹上，綁一條粗繩做一架鞦韆，有了那架鞦韆以後，我們較年幼的孩子即時交上了住在鄰近的朋友。

在我們抵步後幾個月，我們參加了一個傳道部會長的研討會，每位傳道部會長都被問及：在他出任傳道部會長以來，他認為甚麼是他曾實踐的最佳意見。當輪到我說話時，我說：

「到目前為止，我做得最好的事就是造一架鞦韆。」每個人都笑了，我描述那架鞦韆的樣子，解釋我主要的目標乃是做位好父親，而鞦韆則是我這種優先目標的象徵，那位領袖也支持我的做法。

我發覺到，假如我提醒自己，和孩子玩要是教會工作的話，我便會撥出更多的時間和家人相處，當我擔任傳道部會長時，我常和我的家人去一個美麗的遊樂場，我往往僅是面露笑容，和孩子們手牽手，邊吃着糖果的圍着遊樂場散步。

這種思想會偶然進入我的腦海：「你是傳道部會長，你最好回到辦公室去。」然而我那時就會再次微答並告訴自己：「我正在這兒做教會工作，我正和我的妻子兒女在一起，我們今天正玩得很開心，而今天晚上，我就能在日記上寫：我今天做了六個小時輝煌的教會工作。」想到這裏，我便會再多吃點糖菓，任由孩子們帶我到任何他們想要去的地方。

做這種與家人在一起的教會工作並非說你就把其他教會工作擱置不管，這祇不過是說你去做這兩種的工作——而你是確能做這兩種工作的。有時候，你可以整天和孩子共聚，其他時候則只能在晚飯後和他們玩十分鐘的摔角或用紙張製摺一隻飛機。

在若干年前，我擔任主教之職，在這同時，我正在大學裏供讀一個博士學位，和做一份全職的工作，我體驗到某些壓力，深怕由於我想在這多方面取得成功，從而會使到我實在無法勝任父親之職。

在一個星期日的傍晚，我為了完成一些工作，在教會裏逗留至很晚的時分，當我在回家前，走進教堂裏關燈時，我突然覺得寂寞，我覺得我不能再肩負多一天我正承受的重擔。

我在講台旁邊跪下來向主呼求，我向主傾吐內心的感受，詳述我所面對的種種在外表看來是無法克服的挑戰，當我作完祈禱後，我仍舊跪着，然後就在那個時候，我聽到聖靈在我心中對我說話，祂所給我的答案正切合我的需要，祂只說了三件事：繼續前進，盡力而為，愛你的家人。

當我站起來時，我成為了一個新人。

自那時起，每逢在家庭和教會工作之間，產生明確的衝突時，我便會記起了那些話，並聽從多年前一位偉大的教會領袖在肯塔基州所給我的忠告：「有時候你只好選擇。」

也許我們唯一確會犯上的錯誤就是在所有時候都只做單方面的選擇□

分享

新見証

馬姬嘉蒂

當我是一位新歸信者，首次參加婦女會聚會時，那次是靈性生活課程，我不認識任何人。教師在結束課程時，宣佈餘下的時間用來作見証，我很想拔腳就跑，我參加過一次禁食見証聚會，覺得非常不自在。

有位姊妹站起來作見証，我幾乎聽不進一個字：我的耳朶响起了隆隆巨響，心跳聲則大到我肯定房間對面的人均可聽到。驟然間，我卻不自覺的站起來，一下聽起來很像我的聲音開始說話了，所說的話很是簡單：我是個洗禮數週的教友，我無法相信我正站在那兒作見証，我對她們所有人們都感覺到一種難以抑制的愛心，這

種愛心是我難以完全了解的。我的聲音變得極其沙啞，我正不能自制地哭泣——但耳朶那種隆隆巨响卻轉成了一種我從未體驗到的寧靜。

當我結束時，有位姊妹站起來，用哽噎的聲音說：她可能是在座中洗禮最久的教友，而且還是一位來賓，她經已很久沒有作見証，但聽到一位那麼新的教友作見証卻影響了她亦同樣作見証。聖靈就像雲團一樣圍繞着我們所有人，那天每位在座的姊妹均作了見証。

我無法再要求一項更有意義的經驗，它教導我作見証的重要性，這經驗支持了我多年。 □

學會簡單的真理

安狄比蒂

當我蒙召為兒童會教師時，我覺得不高興，喉嚨梗噎，我洗禮僅短短數月，我一直盼望在教會裏持

有職位，可是教導兒童會？對一位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來說，是有無數其他教會的職位遠比這更有吸引力的，給

我這項召喚的動機是甚麼呢？我裝着熱衷的樣子接受了這項召喚。

當我等待按立時，我靜靜地祈求天父設法幫助我了解。祝福辭答覆了我的祈禱——聖靈為它們作証：「你蒙召教導兒童會，是要使你能學會你在孩提時代所無法學習的簡單而又明

白真理，因為那時你還不是主教會的教友……」

當心中的傲氣疑慮化解時，有一種愛心的感覺——對我天父的愛及祂已負托我照顧的孩子們的愛心感覺——籠罩着我，我永不會再懷疑祂對我無窮止的愛心和智慧。 □

六個碗

巴勒露芙

今天晚上用膳時，桌上只有六個碗，在以後幾乎兩年期間的每天晚上，桌上也只有六個碗，然後當他的弟弟離家時，桌上就將只剩下五個碗了，要再過三年半才能再在桌子上擺放七個碗。

大多數的年青人都是在他這個年紀離家的，而這次傳道是他離家的最佳理由，我確實為他的配稱和服務的意願而感覺自豪，然而，不曉得為甚麼，飯桌看起來很空。

當我們離開我們天上的父母而踏

進塵世時，儘管此乃是進步，我們在天上之父母是否亦曾有類似這樣的感覺呢？當我們誕生來到塵世時，即意味着我們從此甚至再也無法記起祂們來，並且在我們當中，有許多人從不曾停下來想及祂們——或盡可能經常和祂們溝通，即使我知道我應該這樣做，但我都沒有去做。我是多麼感激先知和傳教士們，他們帶給我福音的信息，並把獲得聖靈恩賜的權利賜給了我，我非常感激，所以我能快快樂樂地把六個碗擺放在桌子上，好使我天父的飯桌能擺上更多碗筷。 □

戰 勝 逆 境



湯馬士珍妮特

占 遜彼得從油缸裏拔出注油的軟管，迅速的用手腕一扭，把油缸的蓋子緊閉。這是週末的深夜，他約會回來，在返家的途中停下車來加油，他仍在想及他摯友的新聞——傳

道召喚，而彼得自己則會在數週內呈交他的申請書。

當彼得駕車行經一個交叉路口，前往到愛達荷州波爾市的大路時，他的車子與另一輛汽車迎頭相撞，兩車

一經碰撞，彼得車子的擋風玻璃就遭擊毀，粉碎掉在街上，車子的引擎裝在車後面，而置在車前的那個注滿了汽油的油缸則爆裂了。

汽油飛濺上引擎蓋，從車身敞開的窗子直射進來，正正的噴中我的眼睛，把我和車廂統統淹沒，當時不知何故着了火，車子一時間火光烘烘地燃燒起來。一些途經附近的人就在那時候看到此次意外，快速的停下來幫助，有三個路人走近我的車子打開車門，烈焰高達車子的兩倍，由於火勢猛烈，所以他們找不着我，他們把外衣蓋在打開的車門上滅火，直到他們看到我的手為止，這三個人抓住我的手，把我拖離汽車的殘骸，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把我翻滾藉以把火熄滅。

那天彼得曾借了他弟弟的那件厚身蘇格蘭羊毛衣穿去赴約，他的身軀，和兩臂直到手腕部份，亦即被毛衣掩蓋的地方，便是唯一沒有遭燒傷的部位，就因為他當時穿着這件毛衣才使他免於一死。

一九六五年，彼得在愛達荷州波爾市的老家居住，他正準備像他許多朋友一樣出去傳道，但出事的那一天卻把一切都改變了，他被迫經歷一項無窮的考驗，而由於他戰勝逆境，所以就改變了他一生。

當我抵達醫院時，一位年輕的醫生盡力搶救我，但由於我的身體異常腫脹，幾乎像個水泡一般脹起了一倍，以致醫生難以分辨我究竟是仰臥着

，抑或是俯臥着，儘管如此，他仍企圖找出一些生存的氣息，但卻無法找到，因此宣佈我法定死亡，並用一張被單把我蓋起來，推到下面急救中心的入口，他們就把我放在一張帆布床上，離我而去。有位護士剛走到帆布床的旁邊，便看到我在被單下的手臂微微震動，她嚇了一大跳，更聚集醫院內一切急救用品，把我送回深切治療室。

接着的七個星期，彼得經驗極其劇烈的痛苦，誰也不敢說彼得有機會生存下去，護士和醫生必須分組輪班照顧他，彼得逐漸地開始甦醒。

我可以聽到他們的說話，由於所遭受的一切痛苦，使我覺得現實像夢幻一樣，像雲霧一般籠罩着我的思想。我聽到醫生對母親說：「彼得全無生還的機會。」當我聽到他這樣說時，很是生氣，想坐起來揍醫生。我記得竭力想離開臥床，但卻被綁在床上，醫生說：「我不知道他為甚麼活得這麼久，他全無生存的機會。」我永不能忘記當我聽到這些話時的感受。

我記得在我漸陷入昏迷時，就像快要死去似的，這種情景發生了許多，許多次，只是我無法記得其他次數的情景，只記得我在快要死的時刻。當我快要死的時候，我對醫生非常生氣，我說：「我要向你證明我不會死的，我要繼續生存下去。」

痛苦極其劇烈，以致我誓要在放棄生命之前，從一數到十，要看看在

我死前，能否數到十，我往往只數到五、六下，就覺得自己漸漸的死去，於是便說：「我要數到十。」

彼得的情況在痛苦中漸趨穩定，他雙臂和雙腿被綁着，藉以止血，而眼睛又蒙上了繩帶。醫生告訴他發生了甚麼事，在這次意外中，有一隻手臂和一隻腿脫臼；折斷了三根肋骨，七八隻手指，和下顎；遭受嚴重的腦震盪；失去了五成的皮膚；而另外四成的皮膚則遭到第一級和第二級的灼傷。但還有一個大問題，就是由於汽油曾濺進了他的眼睛，他能否重見光明？

我可以聽到醫生離去的聲音，他沒有回答我這個大問題，我設法擺動手臂，這必然是吸引到他的注意，因為他走過來問我：「彼得，有甚麼事嗎？」我只能說：「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他捏捏我的手，沒有作答。他明白我的意思，就是這個無言的回答令我知道我沒有機會重見光明了，醫生微微的啜泣起來，我能意會到我的情況非常嚴重。

彼得在醫院裏留醫多月，他在這段時間內，慢慢地康復，事實上，他要花一年時間住院醫治，以及在繼後數月中，不斷地住院和出院接受數十次的手術。而所進行的其中一項手術便是清除他眼睛中結了疤的纖維組織。當彼得動完了手術，住在康復室時，他知道第二天早晨真相就會大白，到時，醫療人員就會解開繩帶，試驗

汽油從車身敞開的窗子噴進來，

把我和車廂統統淹沒，火光烘烘的燃燒起來。

他的視力。

彼得在半夜醒過來，孤單一人地想到翌晨會有甚麼事情發生。

我想到眼睛一旦除去了繩帶，心情便很矛盾，從一方面來看，如果我能得見事物，這將是個多麼光榮的時刻呢！但在另一方面而言，假如我盲了又怎樣呢？甚麼希望也都沒有了。

由於彼得雙手纏了繩帶，所以他只得笨拙地動手解開裹着眼睛的繩帶，及設法把放在床邊的一個盤子拿來放在他胸膛，他計劃要把設在頭頂的床頭燈光反射進他的眼睛，他拍的一

聲按亮了燈掣，而光就立時間在他眼前爆發，他能夠看見東西了！當他的視力適應了房間昏暗的光線時，他再一次把那閃閃發亮的金屬盤子舉起來。

我興高彩烈的一看，竟看到了這張可怕的面孔，由於我的家人獲悉我沒有生存的機會，所以他們沒有告訴我一些其他的事情，他們沒有告訴我，我失去了一隻耳朵，全部的眼皮，及我所有的面貌，我的鼻子不見了；整個嘴巴也沒有了，我對能得見光明感到很興奮，但從未想到我會看到甚麼，我在情緒上無法面對這點，我發出一聲很大的尖叫聲。

彼得現在面臨令他進退兩難的新困境，他整晚都和一位富同情心的護士在一起，他問她有甚麼方法可以加以補救，而別人又擬定了甚麼計劃？他一旦出院後會有甚麼遭遇呢？去商店購物將是像甚麼的一回事呢？去參加舞會是怎樣呢？假如他希望跟一位女孩跳舞怎樣好呢？假如他喜歡一位女孩子怎樣呢？倘若他希望吻她又怎樣辦呢？突然間他笑起來，護士想知道有甚麼好笑。

我驟然間想到一些事情，我記起了從前照鏡子和十分關注自己外表的情形，所以我就笑起來了。

我在十六歲時，有機會去參加舞會，我畢生首次穿燕尾禮服，這是令人興奮的事，我剛滿十六歲，並請了一位特別的女孩子和我一道赴會，也是我第一次請一位女孩外出吃飯。我

很焦慮，記得我不想遲到，所以在中午兩點鐘的時候便開始把燕尾禮服穿上，我就在戴上蝴蝶領帶的當兒，注意到我的下頷有些兒不對勁，不，不要在現在！我跑去照鏡，在下頷左面正正有一道傷痕，我仍記得我是多麼生氣，為甚麼會在今天發生的呢？為甚麼不會在明天發生呢？為甚麼不會在任何一天發生，而偏要在今天發生呢？晚上將會有人拍照，我試圖補救，但卻適得其反，使之變成了鮮紅色。

等到我去接女朋友之時，我必須把頭固定在一個位置，使到我的右面對着她，而左面則朝外，在整個舞會中，她不斷地問我在注視誰，我對我的外表感到異常尷尬。我們去餐廳用膳，我要求坐在一張夠十人用的大餐桌旁，好使我能坐在她左邊，而不致令她看到我的傷痕。

現在我卻在醫院裏記起了我從前是多麼愚昧，我曾經為我的性命奮鬥，為我所有的一切奮鬥，縱使生命的前境看來並不大樂觀，事實上，前境看來一點也不樂觀，然而，我知道我雙目能見。我用了一點兒時間向天父作出感恩的祈禱，因為祂回答了我那個禱告，我本來確實是無法重見光明的，但我卻永不能忘記我對那道傷痕表現得多麼愚昧。

在住院期間，彼得有許多時間去想及要做些甚麼，他仍需捱過當前一段漫長而又痛苦的時間才能出院，彼得的幾位好朋友就在這段時間內幫助

我失去了一隻耳朵，眼皮，及我

**所有的面貌，我的鼻子不見了，
整個嘴巴也沒有了。**

心爲我。他說：「彼得，假如我能夠的話，我也會這樣做。」我就在那時了解到這個人真正愛我，像愛自己兒子一樣，我就在那個時候，立意去做一切他要求我做的事。

他們決定了一個目標，彼得要計算他每次進行外科手術所縫的針數，在快要數到二千針時，各醫生和護士便要求他停止計算。

彼得立了另一個目標——數算他所接受到的藥物注射，他數到一千二百五十二次時便沒有往下數。他訂立了第三個目標——要在醫院裏做個最熱心的病人，儘管彼得常常憤世嫉俗，但仍竭力遵行他的目標。在離院時，醫院的職員送給彼得一面紀念的薄金屬板，稱呼他是在他們照料下的一位最熱心的病人。

另一位朋友，他支會中的一位女孩子，常常在下課後來到醫院，讀書給他聽，雖然在出事前，他倆的關係並非特別密切，但她現在卻甘願花時間來幫助彼得，他常感到慚愧，因爲他知道假如他們彼此對調角色，他一定不會在那兒陪伴着她。

假如是她遭火灼傷而住進了醫院，那又怎樣呢？我不停的想到這種可怕的思想，我會在她床前嗎？我自問並非是個壞青年，我有一份工作，要賺錢買汽車和衣服。使我內心啜泣的就是；我知道我絕不會在那兒陪伴着她。然而她卻爲我作出如斯偉大的個人服務！我永不能把我內心的感覺告

他學習訂立目標和抑制個人的態度，尤其是他支會的柯布倫兄弟，他常來探訪彼得，一直鼓勵他訂立目標，彼得起先不願嘗試，柯兄弟堅持他去嘗試，他這樣說：「最重要的是內涵，而非外表。」

我記得我當時是多麼生氣，我用很諷刺的口吻說：「好啦，好啦，爲甚麼你不試試被火灼傷，而住進這裏來的滋味。」我能夠聽到他飲泣的聲音，雖然因我的頭纏了繩帶的關係，而使到這聲音變得低沉模糊。我此話一出，便悔不當初，因爲他曾那麼苦

當他正接受二十八項一連串的手

術，重整他的面貌時，他告訴主

教，他想去傳教。

訴她，所以我作出了這一個重大的承諾：除了要在那醫院裏做個最熱心的病人外，我同時亦要回報她，當我出院後，當我能走路，能看見東西，能做事的時候，我要藉着為他人服務而報答她。

當我在出院後，設法把那些有困難的人找出來，想法子幫助他們時，我就擺脫了自己的困難，不再沉溺於自我的苦惱及自憐中，我開始學習到那項偉大的教訓——內涵才是真正最重要的，而美則是發自內心的。

彼得在離院後，安排到鹽湖城接受整容手術，他會跟他的哥哥和嫂嫂同住，並開始致力於履行他最大的志願——過正常的生活。

但彼得卻離開了在醫院裏那個安全的地方，那兒的人了解他的遭遇，接受他內在的品格，然而他如今卻必須進入一個世人普遍看重外表的社會。他首次與外界接觸就是發生在他出事後，初次到超級市場的時候，他當時對離開醫院感到欣慰，而又開始回復體力。他走到一間超級市場購買數樣貨品，那時是下午五時，所有的出納員均忙碌地工作。

我正站在這位女士的後面排隊，她帶着兩個孩子，但他們卻四處跑，最後終於快要輪到她付賬離去時，兩個男孩跑回來，他們一回到媽媽身旁，那個年約四歲的小男孩便抬起頭來，他看到了我，我想他看到了我的容貌，是覺得有點兒突然，他嚇得要死

，開始尖叫起來：「怪物，怪物！」他摔開母親的手，沿着通道跑；她抬頭看他為何會尖聲大叫，一看就看到我站在那兒，她亦掉下了她所購買的貨品，跑向通道追她的小男孩。由於男孩的尖叫，在結賬櫃檯的所有其他人均好奇地想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每件事均停頓下來，每個人均轉頭觀望，看到我就站在市場的中央，四面八方都發出了「啊」，「呀」這些驚駭的嘆息聲，人們說出我聽得到的評語，我覺得有如利刃刺痛我的心窩。

彼得正在這時候，接受二十八項

一連串的手術，重整他的面貌和補救他在意外中所遭受到的損毀，他的主教走來問他假如他能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他會做甚麼。

我很快衝口而出的把話說出來，因為這是我極大的願望，但這看來卻似乎完全無法實行，我說：「我喜歡去傳教。」他甚至毫不猶疑便說：「好的，我們就為你準備好一切。」我說：「啊，主教，我不能去。」我於是向他訴說我的經濟狀況，我欠下人家多少錢，和我的腿又怎樣還未康復，以及我所面對的一切手術，和別人跟我的關係，但他只是說：「我們就為你準備好一切。」

主教召喚彼得教主日學，經過幾次令人痛苦的時刻後，彼得在教導福音教義班方面，得到了一些良好的經驗。他做數份差事來支付醫藥費，他預定要接受多幾項手術，更開始認真的考慮他的前途。有一天，有些朋友來請他在該天晚上跟他們一道去參加一個支聯會舉辦的舞會，雖然他很想走，可是他卻拒絕了，他們花了六個小時的唇舌，才能勸服他嘗試參加舞會。

當我走進休息室時，看到所有的人都注視着我，亦看到有些女孩坐在掛大衣的架子旁，有兩個女孩子低聲說話，她們以為我聽不見她們的話，「喂，看看那個人，我真希望他不會請我跳舞。」一種醜陋的感覺又再一次籠罩着我整個人。

我找到了一個位置，坐在靠近樂隊的一個青年的後面，我把腳下的一塊六十公分的方形木板看作我的領域，我要在舞會進行的那些小時裏佔據這塊領域。

在休息期間，他的朋友設法鼓勵他去跳舞，他們動手拉他出舞池。在休息的時候，他立意一俟樂隊再開始演奏，便去請一位女孩跳舞。

音樂一開始，我便記起了我的承諾，我決意不去想及我的外表，我走出去跳舞，我知道假如那時這樣做，我在那天晚上的其餘時間，就成了一名懦夫。

他走到了女孩們聚集的地方，他朝着一位女孩的背後走近她，當他觸及她的肩膀，請她跳舞時，她轉過頭來尖叫，她很尷尬地推開人潮，跑出了會堂，當時的情景恰如在超級市場時一樣，樂隊停止演奏；每個人都停下來看發生了甚麼事情。他走回到自己的座位，他的朋友竭力去安慰他，舞會再度繼續。

我想大聲吼叫；我想離開那兒，然而，這個微少的聲音卻在我內心深處說：「彼得，你現在不能一走了之；不然的話，你一輩子都會逃避。」然後就發生了另一件奇怪的事，我的雙腿開始移動，越過舞池，我看着自己走出去請另一位女孩跳舞，我有一種超越本能的力量，而我的靈就像在我頭頂上對我說：「你在做甚麼？你要返回座位，你還怕受罪不夠嗎。」

**我的天父賜給我一種平安寧靜的
感覺，這種感覺自那時起便一直
與我同在。**

當我橫過舞池時，腦海起了這種是是否否，去或不去的矛盾爭辯，但內心這個微少的聲音卻不斷地鼓勵着我，使我釋然於懷，它說：「彼得，你一定要繼續請她們跳舞，不要轉身離去，否則，你便會永遠逃避現實。」

在該晚餘下的時間，他每隻舞都請一位女孩跳，但整個晚上只有兩位女孩肯跟他跳舞時，他感到很沮喪。那天晚上，當彼得這年青人跪下來祈禱時，他感到十分惱恨。

所有的事情均好像連合起來——人們給我的一切壓力，他們怎樣對待

我，瞪視着我，及指着我的態度，以及所有尚待進行的手術——和我作對，我仍不曉得他們能否矯正我的眼睛，給我一些眼皮，一個正常的嘴巴，和鼻子，這種醜陋的感覺油然而生，我在憤怒中對天父說：「有段經文應許我們，不會接受過於我們的能力所能抗拒的誘惑，我現在就需要這個應許。」我上床就寢，第二天早晨，我蒙福獲得了一種平安寧靜的感覺，這種感覺自那時起便一直與我同在，從那時起，不論世人怎樣對待我，我都能有正常的心境。我的天父就像祂應許的一樣，賜給我平安，假如我們遵行誠命，祂定會把我們所需要的賜給我們，祂賜我平安寧靜的心境，使我能從那天起，過正常人的生活。不錯，人們仍用同樣的態度對待我，但我卻有不同的反應。

彼得既對自己有了這種基於靈性的自信，所以便準備好為傳道而努力，在呈交他的申請書，和得到了與孟蓀多馬長老一次特別的面談後，彼得接到召喚，去北加里福尼亞州傳道部傳教。

一直以來，彼得都戴深色的眼鏡，企圖掩飾醫生為了彌補他失去的眼皮，而在緊貼他眼睛的上方所縫合的裂口，他對自己的外表異常顧慮，所以無論到甚麼地方，都必然戴上深色的眼鏡。他在前往接受傳道面談的途中，把深色的眼鏡除下，永沒有再次戴上，外科手術後來矯正了他眼皮的

問題。

他對自己這種新的態度有助於他在傳道方面，獲得成功，他能夠影响人，鼓勵他們成為教會的教友。

當彼得傳道完畢回家以後，就很快的開始正規地工作和到醫院疹治，繼續接受整容的外科手術，他在這個時候蒙召做支聯會傳教士，他就以這種身份，邂逅了支聯會傳道部會長的秘書，來自猶他州托爾市的賈瑪姬，他們成為好友，彼得開始替她和他的朋友安排約會，終於，在瑪姬接受了過多的約會安排後，她懇請他不要再為她安排任何約會，彼得請她跟自己約會，二人的關係始先是以友誼為基礎的，隨後發展成愛情，他們後來便結了婚。

瑪姬除了第一次遇見我以外，似乎從未注意到我灼傷的傷痕，我頗能察覺到人家是注意到我的容顏與人有異的，但我卻注意到：瑪姬從不曾認為我的外表和她所發掘到的我的內在品格兩者有絲毫分別的地方。她使我覺得我很英俊，我愛她不僅是因為她是我的心上人，而且更因為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她是我所祈求的能接受我內在品格的女孩子，這正是我所需要的，因為單憑外表，我絕不能贏得別人大大的好感。

占遜彼得雖遭逢一次足能破壞任何未來成就的意外，但他卻以此為開始，跟逆境奮鬥而成為了一位成功的商人，教會領袖，丈夫，和父親，他

他雖遭逢一次足能破壞任何未來

成就的意外，但他卻以此為開始

，跟逆境奮鬥而成為了一位成功

**的商人，教會領袖，丈夫，和父
親。**

如今擁有了自己的保險和投資的代理公司，曾任總會男青年理事會的成員，有三個孩子，一子二女。

當年十九歲的彼得臥在床上想及他的前途時，他反問自己：「如若要證明我已克服了困難，我必須有甚麼成就？」他的朋友曾在他的眼睛尚未除去繃帶以前，讀了一些有關訂立目標的書籍給他聽，他受到這些書籍的影响，他決定假如他要成為一位成功的人壽保險營業經理的話，這就意味到(1)他必須能與人培養個別的良好關係，(2)他要接受教育，和(3)他必須在某方面證明他的能力和信譽。

彼得心中有了這個目標，便開始對保險公司進行調查，他接觸過五十九間公司，但卻未獲得一差半職，他終於被一間保險公司聘用為策劃部經理，這是一個非常低微的開始，彼得藉着不屈不撓的毅力，勤奮的工作，以及同時上學接受教育，開始學習保險的行業。

到彼得結婚的時候，他已清還了欠下醫生和醫院的債項，但除了自信的態度外，他一無所有的開始過他婚後的生活。在十年之內，他全憑意志和自制，從一無所有的起端，創建了今日他和他的家人所擁有的一切。

彼得，瑪姬，和他們的子女現今全都寫日記，記下他們在達成目標方面的進度，當孩子年紀太少，未能寫字時，瑪姬則替他們把進度寫在他們的日記中。

彼得具有一個瘦長，運動員的身裁，他指出他今年的目標是要在十六分鐘內，跑完三公里。他已達成了這項目標。

彼得向後靠着他辦公室的椅子，望向自己辦公大廈的窗外，混身散發出自信，然而，這種自信卻並非來得容易。他從前必須常常掙扎克服沮喪，彼得說：「我在遭遇到這一切時，注意到儘管事事不如意，但假如你不留神，就會養成習慣，讓這些事情常常煩擾你，這種態度能令你永遠感到失望沮喪。」

「如果你對自己太過緊張。」他

接着說：「你的問題可大了。人會養成習慣，不論遭遇到甚麼，都往往讓這些事情以一種沉悶乏味的方式，把他們苦苦的折磨，並任由自己慣於以一種單一的態度來面對人生。所以，假如一個人超重，或過於瘦削，或有過大突出的門牙，這都是無繫重要的，我們所有人全都有煩惱，就以一個似乎樣樣都稱心如意的美女來說吧，她內心也許亦有煩惱，每個人都有煩惱，重要的不是這些困惱問題是甚麼，而是你會如何的處理這些問題。」

雖然彼得情願這宗意外不會發生過，然而他卻從這次經驗中學習了許多東西。「要為你所遭受到的憂患感激，」彼得說，「因為它們是足能教導你的事物，我們來到地上作成我們得救的工夫，這即是說要工作，美就是來自接近救主，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彼得現今的確是個英俊的男子，他能很快的使人在他面前感覺自在，他所培養的內在品格比任何外在的疤痕更加明顯，多年前那天晚上，他祈求神脫去他醜陋的感覺，從此就改變了他的一生，他學會了如何處理逆境，並得到了內心的平安。

當有人問彼得他能否給他人甚麼忠告時，他說：「有的，假如你想獲得任何事物，那麼便得學習支配這事物的律法和誠命，並加以遵守，成功和環境全無關連，要學習律法，並加以遵守。」

□

甘賓塞會長論及 施助病人

「我」們信，說方言，預言，啓示，異象，治病，譯方言等恩賜（第七信條），當救主差遣使徒們在祂昇天之後，出去教導世人，令他們歸信時，祂賜給他們這項使命：

「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蹟隨着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

……若喝了甚麼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馬可福音16：15—18；）

主在頒佈一項永恒的原則，當人持有聖職而又有信心時，就必然會產生力量的神蹟，神蹟的目的並非是要感動世人，而是祝福世人，主早期的門徒都明白這項永恒的原則，雅各說：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他祈告。」

「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

「……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

大有功效的。」（雅各書5：14—16）

當施洗約翰在獄中飽受折磨，身體日漸衰弱時，曾打發人問主說：「那將要來的是你麼，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馬太福音11：3），而主卻回答說：「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告訴約翰。」

「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麻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馬太福音1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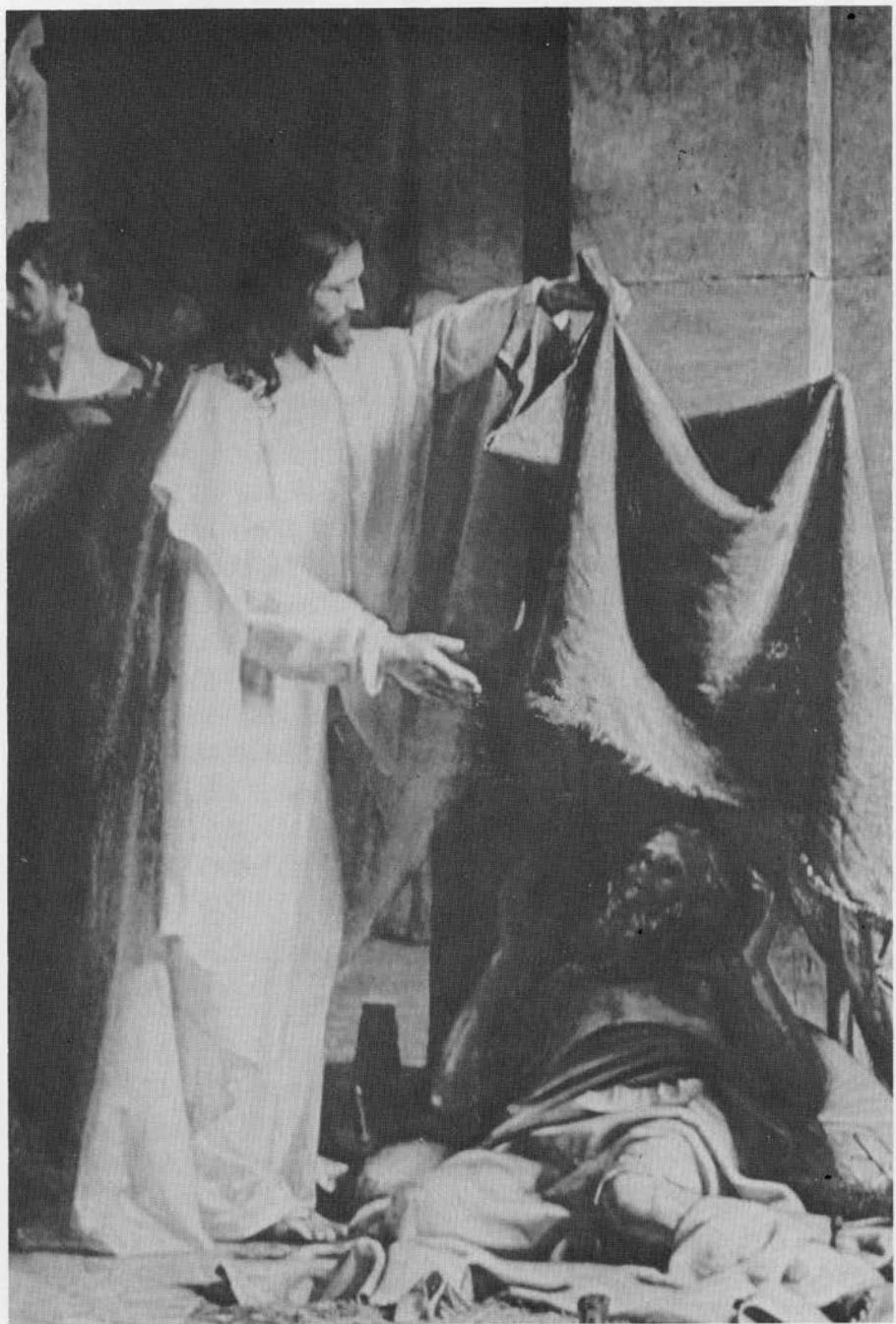
主差遣七十員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祂把責任交託給他們，授權他們「要醫治那城裏的病人，對他們說，神的國臨近你們了」（路加福音10：9）。

而當七十員歡喜地回來說「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時，救主便說：

「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

「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沒有甚麼能害你們。」

「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路加福音10：18—20)

「又趕出許多的鬼，用油抹了許多病人，治好他們。」（馬可福音，6：13）。

自始以來，人們似乎就一直實行用油來施助和祝福。雅各把油倒在他會用來枕着頭看見神聖奇蹟的石塊，油是用來膏立國王的，當主召喚了掃羅作為以色列的國王時，他便被屬便雅憫支派的撒母耳所膏立。

在人所共知的詩篇第二十三篇中，顯示出油的用途：「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第5節）

經文雖多次提到用油來治病，但這種情形卻並不常記載，我們不知道究竟古人是否用油來治病，然而，今天這卻成了一種習慣，其實，祝福是可以用油或不用油來施行的。

施助病人這教儀本身是分成兩部份抹油膏和印証。長老把小量的油倒在受祝福的人頭上，方便的話最好就倒在接近頭頂的附近，而非倒在身體的其他部位，然後奉主的名，和藉着聖職的權力，膏抹那病者，使他的健康能復原，而印証則是由兩位或兩位以上的長老所執行，他們中一人亦同樣奉耶穌基督的名，和藉着聖職的權力，出言印証膏抹，和給病者一項合宜的祝福。

有時候，如果沒有油，或沒有兩位兄弟在場，又或者病者剛被膏抹過，那麼，便可遵循另一項計劃來取代之，由一位或一位以上的長老同樣奉主的名，和藉着麥基洗德聖職的權力，給病者一項祝福，他會按照聖靈的

指示，宣佈合宜的祝福。

此外還有祈禱，祈禱是不同於施助的；祈禱是懇請主治病，任何人只要願意，都可作祈禱，所以，祈禱並非教儀，在意義上，是有別於施助的，祈禱是請求主採取行動，而祝福或施助則是由聖職兄弟奉基督的名所執行的。

我們覺得有時候這項神聖的教儀實為人所濫用，我認識有個人，留下了一道命令給長老們，要他們在她因斷肢而住院留醫的以後數個星期內，每天均去為她施助，許多人都覺得過於頻頻的要求施助，可能就是顯示出病者缺乏信心，或者就是病者自己不肯承担培養信心的責任，而把這責任推卸到長老們身上。

很久以前，我有次從一位可愛的土肯農嘉露茜那兒學到了一個寶貴的教訓，她在亞利桑那州探訪她的女兒時，得了重病，我們這些長老們即時奉召為她施助，第二天，有人問她是否希望再次獲得施助，但她卻回答說：「不，我已接受過膏抹和施助，這教儀已執行過了，現在我理應藉着自己的信心來贏取我的祝福。」

有時候，當人在剛接受施助後，仍覺得有需要獲得進一步的祝福時，那麼，就會得着一項祝福，而無須再膏抹。

人往往低估了信心的必要，儘管接受祝福的人有較大的責任，但病者及其家屬卻似乎經常全然依賴聖職的力量，和他們希望執行施助的兄弟們所能具有的治病恩賜。有些人彷彿具

有教義和聖約第四十六章所說的治病恩賜，我們不難了解到，為甚麼病者會渴望接受他所選擇的人，一個似乎有極大的信心，證明了有力量，而受者又對他有信心的人給他祝福，但歸根到底，倘若病者是神志清醒，和又能負責的話，治病的主要因素仍是他個人的信心。由於主常複述：「你的信救了你」（馬太福音 9：22），致使這句話幾乎成了一種和唱，雖然祂是救贖主，而「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馬太福音 28：18），然而祂卻常說：「你的信救了你。」（馬太福音 9：22）照着你們的信給你們成全。

在迦百農，有位百夫長前來哀求主，治療他家中一名慘遭疾病折磨的僕人：

「你到我舍下，我不敢當，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必好了」（馬太福音 8：8）。

他把基督的靈性力量比作爲他自己的軍事力量，基督驚奇地說：「這麼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見過。」

「……你回去罷，照你的信心，給你成全了。那時，他的僕人就好了。」（馬太福音 8：10，13）

有位婦人，患了十二年重病，她這樣祈求說：「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她觸摸祂的衣裳，從那時起，便痊愈了；「女兒，放心，你的信救了你。」（馬太福音 9：21—22）

而另一次在革尼撒勒，所有病人摸祂衣裳縫子，隨即全都痊愈，「就

都好了。」（馬太福音 14：36）。

在瞎子巴底買幾經辛苦，堅持不屈的要接近主後，眼睛亦得以復明，當這個耶利哥人能看見的時候，主再次說：「你的信救了你」（見馬可福音 10：46—52），有個開眼的人成爲了一個熱心的門徒，「照着你的信給你們成全了罷」（馬太福音 9：29）主對另外兩個要求祂摸他們眼睛治癒他們的瞎子說：「你們信我能作這事麼？」（馬太福音 9：28），而這另外兩個瞎子便能看見了。

由於個人有優先選擇的權利，所以我們發覺到，人們經常紛紛的請求某些教會領袖施行祝福，一個患病，軟弱而又害怕的人自然會希望接受那些由於過正義的生活，證明了有信心和能忠誠服務，致使他對他們有極大信心的人，給他祝福，然而，我們應記得，不僅是總會當局人員，或支聯會，支會，或傳道部的領袖，才具有聖職，擁有治病的力量，教會無數的兄弟，包括家庭教導教師，均有祝福的權柄，藉着他們的施助和祝福，再加上了受祝福者的極大信心，就能帶來神奇的治病，由年青，缺乏經驗的傳教士藉着施助而實施無數奇妙的治病看來，足可證明這點是真實的。

覺得好奇或好懷疑的人往往都會問這樣一個問題：爲甚麼今日沒有像存在於先知和救主時代的那些包括治病的神聖奇蹟？

答案是清楚明顯的：今日，治病的次數比過往任何時代都多得無法計算，而且亦和任何時代同樣的神奇。

救主傳道及隨後的宗教歷史僅是記在寥寥數章簡短的經文裏，正如約翰所說：「耶穌所行的事，還有許多，若是一一的都寫出來，我想所寫的書，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約翰福音 21：25）。

當古人摘錄世界歷史時，理所當然他們只會把最神奇的治病史蹟載入編年史中，所以令到人有個錯誤的印象，以為所有的奇蹟都是神奇無比的，而所有要求治病的人均獲得治愈，歷史鮮有提到這些可能發生在基督和使徒時代的無數次時刻：即是當祝福並非突出明顯，當頭痛止住了，當病人迅速康復，或痛苦減輕了的時刻。假如我們這時代的所有奇蹟均記錄下來，那麼，所有圖書館也容立不下。

當我在一九五五年探訪歐洲傳道部時，我聽到數以百計的傳教士作見証。許多見証都一再述說過程令人詫異的神蹟故事。舉例說，許多人均談到因患了嚴重的疾病而遭醫學界認為必須施行重大的手術，當定好了手術的日期，和經過施助祈禱和禁食後，同一的醫生卻拿着新的X一光照片前來說，病情有了進展，而無須再施行手術，這樣的事情發生了多次，簡直不可能是盲目的解釋，或者是人狂熱幻想出來的東西，這所有的故事都並非出自的人幻想，錯誤的解釋，或憑空想像出來的，在許多國家中，均有來自不同城鎮的傳教士，在不同的時代，在相隔甚遠的地方，及在不同的情況下，曾向許多在家裡和海外的人，報告像這樣的一些後經取消了的手

術。

現今有無數次疾病即時治愈的例子，治病的範圍廣及視力，聽覺，跛肢，內臟，皮膚，骨骼，及身體所有部位，不治之疾都被治好了。對我們醫生所具有的高超醫技和積聚而來的知識，我們實感激得無法言喻，然而，歸功於醫生和醫院的無數次治愈的病例必然就是憑着聖職和祈禱，從主而來的治病祝福，我們往往都是過於容易把治病的功勞歸給醫生，有時候，醫生的功勞，不論大少，頂多不外是治愈過程中一項貢獻而已。

我們必須記住沒有一位醫生是能夠把病治好的，他只能供病人一個令其滿意的環境，好使人體能利用其本身一種由神所賜的重建力量，使它康復，例如，骨骼可以拉直，細菌可以消滅，縫線可令傷口結合，純熟的手指可以把人體剖開和縫合，然而卻仍未有人找到真正治癒的秘訣。人是神的後裔，他體內有一種由神所賜的重建力量，而藉着聖職和祈禱，就能加速和激發體內的治癒過程，我們是多麼感激我們當中這些偉人的醫技，耐性，和了解力，他們飽受訓練，給我們這種不可思議的服務。

有許多人都是先求醫，及後，等到再沒有其他希望時，才請長老施助，長老們常常都是在醫學界竭盡所能後，方被召去醫院祝福施助，然後，當病者逐漸康復時，人就說他之所以能康復，全賴科學家的功勞；又或者當病人死去時，有些人便會懷疑為甚麼聖職沒有把他治好。我們必須記住

，不論主覺得是適宜於把病人即時治癒，或逐漸的治癒，不管祂覺得是適宜於藉着外科手術和治療法，抑或無需藉醫學方法，把病者治療，然而治病本身依然是主的奇蹟，雖然醫生是經過艱苦工作才累積到今日這時代的知識，但，我們必須記住創造我們人體的造物主從起初經已知道怎樣把人體重組，重建，和修補。

當長老們祝福但卻沒有令病人康復時，人們往往不僅是失望而已，並

樣做的，但許多人卻沒有足夠的信心獲得治癒。祂在拿撒勒自己的家鄉裡，只能找到人們對祂極小的信心，以致祂在那兒無法行多大的神蹟。祂是來自拿撒勒的男孩，在自己家鄉裏得不着人的尊敬，「耶穌因為他們不信，就在那裏不多行異能了」（馬太福音13：58）。至於其他的人，祂沒有把其治好是因為他們無法痊癒。

死亡是生命的一環，所有人必須死亡，除非等到世界末日，否則人絕無法完全戰勝疾病死亡。醫學界過去有重大的進步，使到死亡率降低這堪足令人鼓舞；有更多的嬰孩能生存下去，更多的母親能順利地生產，並且一般的人都比以往各世代的人活得長久，我們著實感激所有那些勤奮工作的科學家，他們對此項偉大的成就均有所貢獻，但我們卻總得死亡，否則就不可能有復活，沒有復活，就決沒有不朽和進一步的發展，雖然我們現今的死亡方式似乎正迅速改變，與昔日有別，我們不再死在病榻上，而是倒斃在街道，或路邊，或因交通意外而在峽谷中喪生，但不管如何，我們卻必須死亡。

我們所有人自然全都會盡可能的把我們的死亡日期延至適當的時期，但這死亡的日子必須來臨。為甚至最年老的人，或者是似乎無可救藥的人祈禱或祝福，此舉似乎仍舊是合宜的——因為我們不知道一個人要在甚麼時候死，又或者他應在何時回到另一世界，所以我們只好祈禱祝福，圖謀與主的心思旨意合一，因為主確實從

祝福，再加上了受祝福者的極大信心，就能帶來神奇的治癒。

且，有時候，還會減低他們的信心，尤其是如果他們在當中曾作過許多祈禱和經過長久的禁食之後。我們必須再次記住，其他福音期的所有患病困苦的人亦非全都獲得治癒，即使首批偉大的使徒也曾這樣問：「我們為甚麼不能趕出那鬼呢？」主的回答似乎並非過份譴責：「至於這一類的鬼，若不禱告禁食，他就不出來。」（馬太福音17：19，21）

雖然彼得和他的同伴曾施行無數的神蹟，而我們亦可從經文中獲知其中許多，甚至是死人復活的神蹟，可是，我們都知道他們並沒有把所有渴望康復的人都治好，而且，即使擁有普天下一切權力的救主亦沒有把他們所有人均治好，無疑祂理應是可以這

起初就通曉萬事，而且假如是對的話，祂定能把病人治癒，但倘若指定要死的時間經已來臨，那麼，病人很可能就不會痊愈，然而，過往亦曾有過例外的情況，神把預定死亡的日期延後，其中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希西家王，他祈求神給他更長的壽命，結果神增添他十五年的壽數——他其後便去到另一世界，而我們從自己的經驗中也得知，神似乎亦曾基於人的至大信心而多次的答允延長人的壽命，然而，有思想的人卻必須了解到，很多時候祈求主延長壽命既是輕率之舉，而沒有足夠的資格便繆繆然的求主延長壽命則是至劣的下策，有時候，這樣的延長壽命只會毫無理由的延長了病人受苦受難的時間，而且，在某些情況下，還會增加家人的負擔，結果，我們會正確的作祈禱，而康復的要求如若並非過份，我們會對病者宣稱祝福，有時候，這樣無理的要求會令到病者的身體康復，但其思想卻仍舊損毀不愈，有時候，病者的身體在這樣的情況下，既不能死，但也活不了。所以，我似乎覺得除非我們的智慧和判斷力是大到比得上我們所持有的那種潛能，否則我們必須極之謹慎，不可故亂吩咐主祂一定要去做甚麼，假如我們祈禱有求必應，事事得償所願的話，也許就沒有一個人會死；而假如我們能掌握聖職的至高權能，那麼，有時候，人會為了他人或個人的益處而早死。

人們偶然會感情用事，有時候盲目把一切遭遇都歸到奇蹟，但在另一

方面，卻有無數的人無法把衆多的治癒例子視為奇蹟。「他們本就總會痊愈的，」他們說，我就以一事為例：

主對祂的人民說：「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馬太福音 6：30），我們所有的人豈非不也是小信的人嗎？有一次我在離家頗遠的地方，經歷過三天以來的劇痛後，終於向我的同伴李海樂兄弟承認，我頗覺痛苦，然後把一粒安眠藥給我，跟着在床邊跪下給我一個祝福，雖然過去的三個晚上，我都因痛苦的煎熬而幾乎夜不成寐

我知道教會有治癒的力量，而無數人藉着主的祝福獲得治癒。

（當時是凌晨三點鐘），但在祝福後不久，我卻沉沉的睡去。我現今很慚愧地承認：第二天早上醒來，我首先就想到那粒藥丸的效力，然而，隨着時間的過去，當我知道藥丸的功效已經消失，而我沒有回復痛楚時，我非常懊悔的跪下來，祈求主寬恕我，曾把治病歸功於藥物，而非歸功於祂。隨後多月來，這種痛苦均沒有再次復發；我現今覺得很慚愧，但我也許足能代表無數曾有過類似反應的人，啊，我們這些小信的人哪！「甲兄弟沒有治好。」「乙姊妹好了，但病情卻拖了好久。」「丙兄弟本就總會痊愈的。」

我在數年前接受外科手術，當醫生和護士們圍站在我旁邊等候時，我

依然很清醒，我這樣對那位專家說：「有無數充滿信心的人今早正為你祈禱。」他靜靜地說：「我是需要他們的祈禱的。」我深信當無數的祈禱上達天父時，便令到他的手趨於穩定和得着神的帶領，他的判斷力增加，而由於主的祝福，我的疾病隨即治癒，我的聲調回復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程度，但慣於懷疑的人卻可能有另外的想法。

有時候，當我聽到長老們說出藉着他們的施助而導致的神蹟時，我感得害怕，他們的話聽起來就像自誇之詞，這使我想起了主對勝利而回的七十員所作的警告：

「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路加福音10：20）。

我不敢去誇耀一些我曾有份參與施行的神蹟，恐防主會因而不悅，甚至削減祂所交託給我的權力。

奇蹟的祝福是屬於接受者的，他可以為此作出適當的見証，但我們在言詞間只要稍有自誇的成份，亦似乎是不當和僭越之舉，因為我們當中沒有人能治愈病者。治病的功效只能藉着聖職才得以顯明，假如長老吩咐病人永不要提到按手人的名字，那麼，就能進一步使自己免於遭受把榮耀歸給自己的誘惑，不論在任何情況，所有的榮耀均應歸給我們的天父。這樣的囑咐似乎是跟救主畢生的命令如出一轍，因為祂在許多治病的情況中，都命令病者：「切不可告訴人。」他對哀求憐憫的麻瘋病人說：「我肯，

你潔淨了罷。」他的麻瘋病立刻就潔淨了，耶穌然後說：「你切不可告訴人。」（馬太福音8：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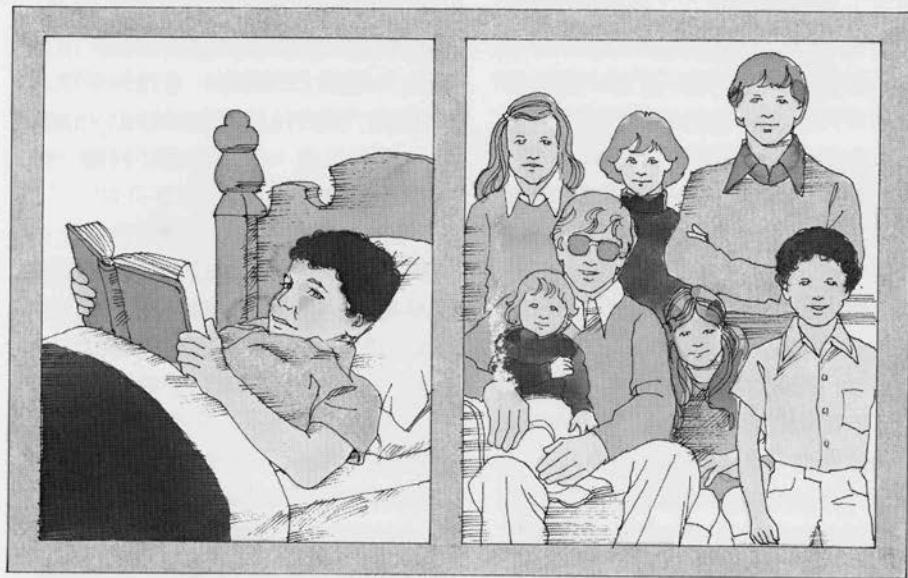
我知道教會有治愈的力量，而無數人藉着主的祝福，有時候借助人的醫技，但有時候卻無須借助人的醫技，獲得治愈，或疾病有了好轉，或身體得到康復。

我們自己應先盡力尋求治病之道：節食，休息，服用以功效見著的普通草藥，尤其在輕微的疾病上，運用一般的醫學常識，然後我們可以把我們能信任的長老，家庭教導教師，鄰居，或朋友召來，這往往就是我們所需做的一切，而無數的疾病便由此得以治好了。在嚴重的病症中，倘若問題不能因此獲得解決，我們都會問在我們當中，那些飽經訓練，而又能幫助我們的人求助，這些人能給我們不可思議的援助。有一位年輕的婦女給送到醫院裡接受重大的外科手術，她極之緊張害怕，她說手術就預定在清晨施行，而當醫生在動手術的前一天晚上來看她，對她說他曾去過聖殿時，她安心下來，內心覺得很平靜，因為她了解到她得到了一位正義，忠信，和醫技純熟的醫生之照顧，並且主在眷顧着她。

不可讓好懷疑的人破壞了你對這些神蹟性的治病之信心，這些神蹟性的治病數不勝數，它們是神聖的，許多史冊也無法把它們容納得下，它們當中既有簡單的，但也有複雜的，有逐漸產生的，但亦有即時痊愈的，這些神蹟性的治病是千真萬確的。□



兒童欄



樂 於
與 衆 不 同

史高華

艾

力有別於其他的兒童，他自知這點，但並不知道他是否喜歡與衆不同，當在清晨醒過來，但仍必須躺在床上，保持安靜，以免吵醒他的哥哥們時，他常會想到此點，他有時候會開着他的床頭燈閱讀，而別的時候，他則躺臥在黑暗中，細聽在公路上飛馳而過的汽車和貨車聲，又或者靜聽公雞的啼叫聲，他那時便會想到汽車和公雞離他多遠，和為甚麼在清晨的時候，他會這麼清楚的聽到這些聲音，而在白天遊戲時，卻從不曾注意到呢！

艾力有時候會想到他捲曲的紅髮，和其他的孩子怎樣叫他：「紅炭頭」，和他又怎樣必須與他的三個哥哥共用一個房間，而不是像他朋友羅安弟一樣，一個人獨佔一個房間，這些便是他不喜歡與衆不同的時候了。

使到艾力與衆不同的不單止是他的紅頭髮和早早醒來的習慣，也不僅是他的朋友只有一兩個兄弟姊妹，而他卻有七兄弟姊妹的家庭背境。

艾力是班上唯一去兒童會的學生，而且也是左鄰右里當中唯一一個不在星期日玩喧嘩遊戲的人。

艾力決定在大多數時候，與衆不同絕非是件有趣的事，但他近來卻想到另一件事情，在兩週內，便是他的生日，到時他就足八歲了。有時候，當他早上醒來時，他會想到接受洗禮，他試試想像當他穿上了白衣，走下階級，到水裡面的情景，他可以想到他爸爸站在水中等待他，以及伸出手來讓他握着的情形，一想到這裏，就

會令艾力很快樂。

一天，在放學回家的途中，艾力跟安弟談及洗禮。「到你八歲時，你是否會受洗？」他問他的朋友。

「我想不會。」安弟回答說：「我對那些事情，知道得不多。」艾力想，我又再次與衆不同了！

安弟接着問：「到你八歲時，你會受洗嗎？」

艾力注視了安弟片刻，便決定：假如我把這事告訴安弟，他決不會取笑我，因為他是我的好朋友。他於是回答說：「是的，我會受洗，還有兩個星期，便是我八歲的生日，到時我就會足齡接受洗禮了，我幾乎等不及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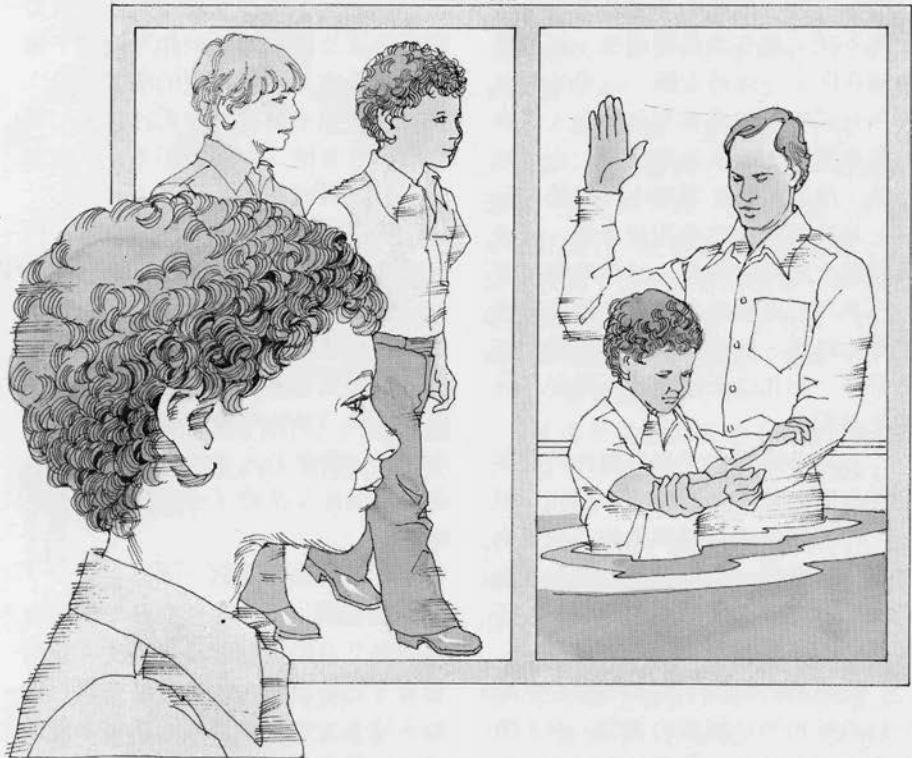
然後，艾力想到一個好主意，「安弟」他問：「你願意來參加我的洗禮會嗎？我的爸爸會為我施洗，我會穿着全白的衣服，跟爸爸坐在第一排的座位上，如果你喜歡的話，亦可以帶同你爸爸一齊來。」

當艾力洗禮的日期終於來臨時，他全家都跟他一道去參加洗禮儀式，而安弟和他的爸爸羅先生亦有出席。

在洗禮前，所有人均參加一個簡單的儀式，首先唱一首聖詩，然後有人演講，談到耶穌受洗，和跟隨祂的重要性。

艾力明白到，耶穌也是與衆不同的，他想到這裏，就覺得很安心。

在受洗的時候，每件事都正如艾力所想像般發生了。但現今他確能感受到爸爸結實的手臂伸出來握着他的手，也可以感覺到清涼的水輕拍着他



的腰部，在數分鐘內，艾力除了聽到爸爸的聲音，感受到爸爸溫暖的手，以及圍繞他四周清涼的水以外，完全沒有想到任何事情。

當洗禮完畢，他和爸爸均換過衣服後，艾力跟每個人握手，而他媽媽則緊緊的抱着他。艾力和爸爸走到房間的後面去看安弟和羅先生，他們二人看來都很高興，爸爸握着羅先生的手說：「法蘭，謝謝您的光臨。」

羅先生停了一會兒，接着便說：「這是我的光榮，這和我意料中大不相同，我很高興我們能來到這裏參觀洗禮儀式。」

他然後轉身跟艾力握手，艾力知道有些重要的事情不僅是發生到他的身上，而且亦同樣發生在安弟和他父親身上，艾力知道在某方面與衆不同是很好的。 □

留一份給蜂鳥

赫維基



(譯者註：蜂鳥乃非洲，喜馬拉雅山，及東印度所產兩種羽色清淡而不屬燕雀類之鳥，是種鳥類能引人或獸以覓得蜂巢。)



「看！那裏有隻蜂鳥，假如我們跟着牠，牠定可以帶我們找到蜂巢。」基戈爾大聲的跟他弟弟蘇達說。

這兩個非洲男孩，穿著黃卡其短褲，正在他們村口玩獵獅子遊戲。

「天天（快點）！天天」蘇達慇懃着說。

他們邊擲下他們的亞沙斯（予槍），邊飛奔去找他們的母親要些葫蘆瓢來收集蜜糖，然後，他們當中一人用爐火燃點了一支火炬，好把蜜蜂燻出來。

「記着一定要留點蜂蜜給蜂鳥，」當他們跑去跟着蜂鳥時，他們的母親大聲叫喊。

「力都（好的），」蘇達應聲說，但基戈爾卻大笑。

「不要告訴我你真的相信那古老的謠言，說你一定要留一份蜂蜜給蜂鳥，否則牠會陷你於險境。」基戈爾不屑地說。

「但看看甲都的父親又怎樣，他刮取了蜂巢裏所有蜂蜜，據說，他是跟隨着蜂鳥前去的，但後來卻落得悲慘收場，給豹子吃掉了。」蘇達堅持己見地說。

基戈爾沒有爭辯，他拿起了亞沙斯（予槍）。

蘇達拿着葫蘆瓢，基戈爾則拿着用來燻蜜蜂的火炬，火炬是一支長棍

子，上綁有浸滿了油脂的苔蘚。

當他們快步越過到處都長滿了荊棘的維特（放牧地區）時，有一隻灰色的小鳥正來回的飛行，好像牠要確定他們會跟着來似的。當這隻蜂鳥帶他們走進森林後，便消失在濃密的樹葉裏，基戈爾跑上前看，但蘇達卻在想，即使基戈爾不肯留些蜂蜜給蜂鳥，我應否這樣做呢？

「看！蜂鳥在那兒，牠正追尋蜜蜂的踪跡，」基戈爾興奮得大聲叫嚷。

當蘇達追上基戈爾時，蜂鳥已經停在滿佈青苔的樹的樹枝上，密麻麻的蜜蜂正在樹幹的一個小洞裏飛出飛入，「蜂鳥帶我們找到蜂蜜了，」蘇達拍着手，歡呼地說。

基戈爾用手中的亞沙斯（予槍）戳刺小洞，腐朽的木塊紛紛掉下來，露出一個大洞口，他把火炬插進洞裡，把憤怒的蜜蜂燻出來。

蘇達站在基戈爾的肩膀上，找住一支接近小洞的樹枝，他聳身跳上樹枝，瞧進洞裏，「裏面有很多蜂蜜，」他高興地呼叫。

基戈爾爬上樹，兩個男孩用棍子合力把蜂蜜刮進他們的葫蘆瓢裏，蜂鳥則在他們頭頂盤旋悲鳴。

當蘇達取得了探手可及的所有蜂蜜後，便從樹上滑下來，基戈爾把最後一點兒蜂蜜刮出來，舐舐他的棍子

，然後倒在地上。

「這隻愚蠢的蜂鳥甚麼都得不着。」他大胆地說。

蜂鳥停在樹上，但很快便邊叫邊飛走了。

「牠現正引我們繼續前往。」基戈爾說：「牠可能帶我們去找另一個蜂巢，蘇達，你不是怕蜂鳥會把我們引進險境吧？」他跑前去。「我諒你不敢跟着來。」

蘇達猶豫不決，他不安地想到：我們正越來越深入森林了，我們理應留給蜂鳥一份蜂蜜。但他無法忽視這項挑戰，他很勉強地動身跟隨。

蘇達突然間聽到一道噼啪聲，一道撞擊聲，和基戈爾所發出的一聲充滿恐懼的尖叫。他飛奔上前去，看到他的哥哥雙腿被一枝笨重的樹枝壓着，動彈不得，他設法用他的亞沙斯（予槍）撬起壓着基戈爾腿上的樹枝，但予槍竟斷了。

「唷！唷！我快要死了。」基戈爾呻吟着說：「那古老的傳說是真的，蜂鳥正向我報復。」

基戈爾痛苦地呻吟，他幾乎無法動彈，他獨自一人在森林裏，隨時會遭遇危險，也許蜂鳥會帶一隻豹子來把我殺死，他絕望地想，緊張地四面觀看，卻驚奇地發現蜂鳥正棲息在他頭頂的樹枝上。

「牠沒有飛去找豹子。」他半高聲的喃喃自語道：「牠只是看着我盛蜂蜜的葫蘆瓢。」他覺得不再那麼懼怕。

基戈爾的葫蘆瓢就在他附近的地上，他用他的亞沙斯（予槍）輕撥葫蘆瓢，灑出一點蜂蜜，他動也不動地等着，蜂鳥很快便飛下來，開始吃那些黃褐色的蜂蜜。

當基戈爾一面注視時，他記起了他的老師，安狄兄弟曾說過蜂鳥是不希望報復的，想到這點，使他覺得安心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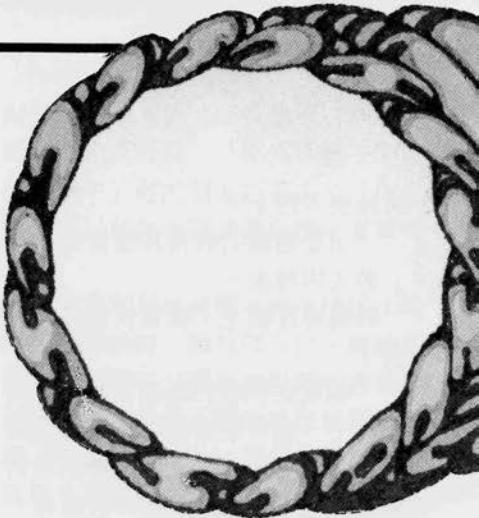
蘇達不久便帶同他們的父親和一支拯救隊回來，他們抬起了庄着基戈爾雙腿的笨重樹枝，用藤做了一個窩，把他帶回家。

當安狄兄弟替他包紮傷口時，基戈爾把事情的經過說出來，「到了現在，你一定知道那隻蜂鳥是因為飢餓的關係，當時正帶你去找另一棵有蜂巢的樹。」安狄兄弟解釋說：「蜂鳥自己無法取得蜂蜜，而你卻甚麼也不留給牠，難道你不覺得蜂鳥亦該得到一份嗎？」

基戈爾覺得很慚愧，「蘇達想留一點蜂蜜給蜂鳥，但是我卻不明白為甚麼要這樣做，從今之後，每當蜂鳥帶我去找蜂蜜，我都不會貪婪的了，我一定會留一份蜂蜜給牠。」□

羊 角是豐盛或豐饒的象徵，它通常都是裝滿菓實，鮮花和穀類。

把羊角剪下來，貼在厚紙板或厚紙上；把花朵貼在軟紙或厚紙板上。把你的祝福寫在花朵上，或在花朵上劃出祝福的圖畫，當你一面把每項祝福貼在羊角上或羊角的四週時，要一面說些像這樣的話：「我感激_____，



計 算 祝 福

因為我能_____。」想想你為甚麼感激每項祝福的種種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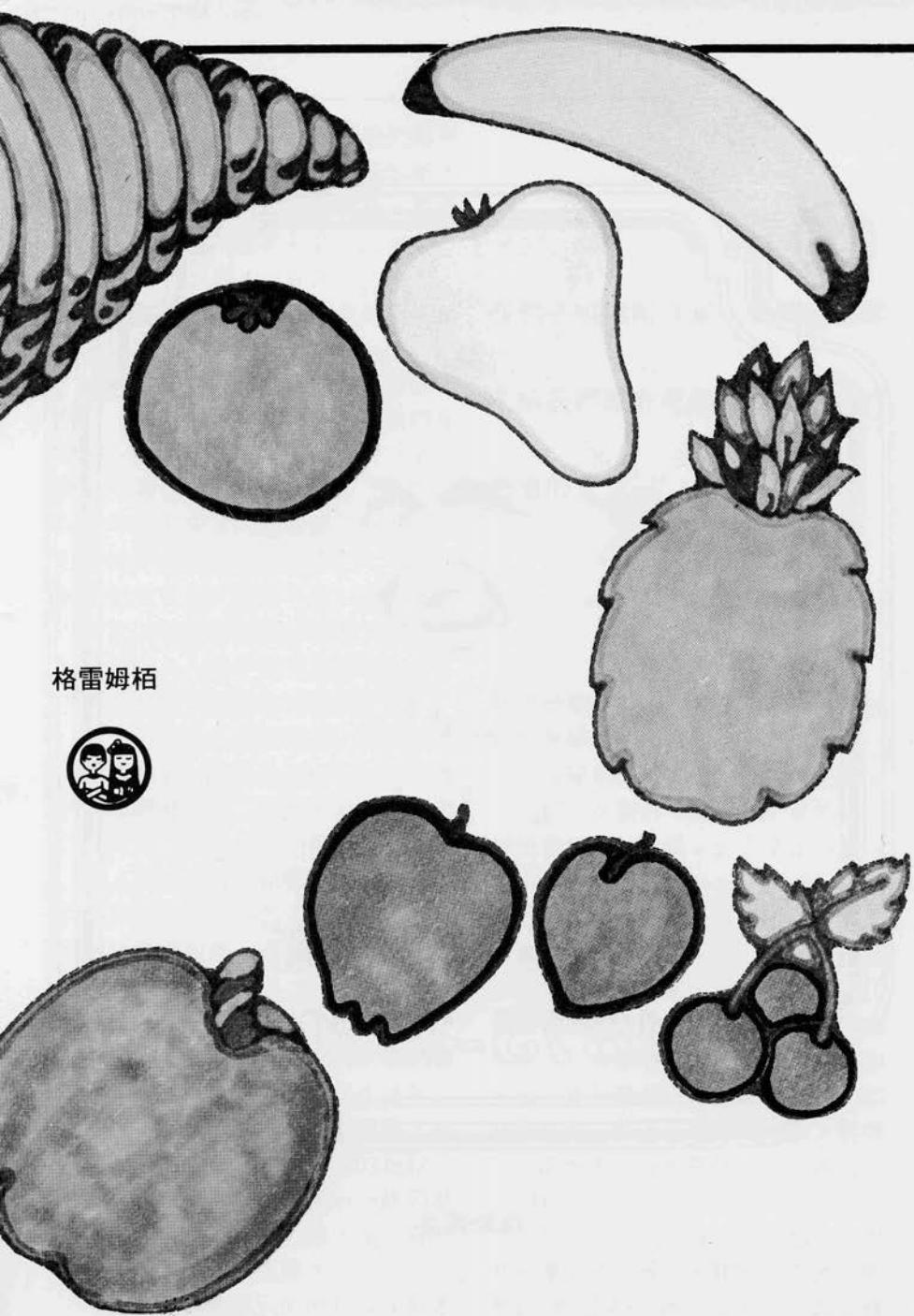
當你完成了這幅圖片後，可以跟你的家人玩一個遊戲，在你每次取走一幅圖片時，都叫家人閉上眼睛，讓他們猜猜圖中失去了那項祝福，討論一下失去了該項祝福會有甚麼影響，繼續玩這個遊戲，直到所有祝福圖片都一幅不留為止。

分享時間的意見

用厚紙板做一隻大羊角，如可能的話，以便能用膠紙貼上水果圖片，而把它們撕下來時，又不致會把羊角撕破。

請兒童把他們的祝福劃出來，並加以塗色，然後把圖畫剪下來，貼在剪成水果形式的顏色紙上。

把水果圖片放在盒子裏，每星期選出數張圖片來加貼在羊角上，讓每位孩子說出他的祝福。 □



格雷姆柄





麥基奧大衛
1873-1970

活候勒保

麥基奧大衛會長在於一九五一年成爲教會總會會長六個月後，這樣對鹽湖城大會堂的會衆說：「自孩提時代起，我便很容易去相信先知斯密約瑟所見的異象是眞的。」然後，他生動的憶述童年時代，他在亨斯維鎮的家庭農莊中，所遭遇的一宗往事：

「我年幼時，有〔一天〕晚上，在家中覺得很害怕……父親正離家料理羊羣，或處理某些事情，……我無法入睡……我幻想聽到房子四週均發出各種聲音，母親當時在另一個房間，而湯馬士〔他的弟弟〕則在我旁邊睡得很熟……我覺得非常害怕，我決意去做我父母所教導我做的事情——祈禱，我覺得若不下床跪下來，就無法祈禱，而下床卻是我的一項可怕的考驗。」

「但我終於鼓起勇氣，下床跪在地上，祈求神保護母親和家人，然後有一個聲音如同我現今對你們說話般清楚地對我說：『不要怕，沒有甚麼會傷害你。』我不說這聲音是從何處來，它是甚麼聲音，你們可以自行判斷。這是我的一項直接的答覆，我隨即獲得一種確証，知道我在晚上於床上就寢時決不會受到傷害。」

一直勤奮向學的奧大衛，在年僅二十歲時，便成爲了亨斯維學校的校

長，他身裁高大，健碩，身手敏捷，後任猶他大學的足球隊員，他在一八九七年畢業於猶他大學。畢生均致力於教育，曾以行致人員和導師兩者的身份，在私下的生活和教會裏，擔任各式各樣教導之職。他喜愛經文，亦了解經文，他愛好閱讀優雅的文學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亞的著作和柏恩斯（1759—1796），這位來自麥基會長祖先家鄉的蘇格蘭詩人的詩詞。

麥基會長既高貴而又聖潔，在他出任總會當局人員的六十四年間，贏得了所有受到其偉大的屬靈領導所感染的人，對其信任，及激起他們對生命的熱愛，在他當總會會長的任內，曾旅行一百五十多萬公里的土地，而教會正在這段期間，在世界各地經歷史無前例的成長，「要忙於爲人服務」就是他繼續獲得快樂的秘訣。

麥基奧大衛以親切的情懷和溫文的處事方式而爲人所悼念，他特別喜愛兒童，他們很愛他，樂於與他接近，他在待人方面，處處均表現出君子風度，他與妻子結褵了六十九載，對她懇懃禮待，溫柔遇到，在此方面，爲我們立了一個良好的榜樣。

當他在九十多歲時，只要有時間，麥基會長便會回到亨斯維他童年的家園，他喜愛騎着他最心愛的馬兒蘇尼巴，遍遊他所熟識的田野。 □



與朋友談



馬德潔蓮

我母親是位無與倫比的人。」派拉茂長老這樣開始盛讚他的母親：「她對我們的天父有絕對及毫不懷疑的信心，她藉着祈禱和堅定不移的信心，完成了畢生中許多事情。她祈求我的父親能積極參加教會聚會，這理想實現了；他成為了一個十分堅

強，忠信，和能幹的領袖，她祈求能克服她個人特別的障礙，生育更多的子女，結果她有了六個子女，極之疼愛他們，她為我們所有人都立下一個良好的榜樣，讓我們去跟隨。

「我父親亦是個很特別的人，我年青時，他訓練我成為一個牙科的專

業人員，我們二人常並肩而坐，而我則在他指示下工作，直到我精通牙科的技術為止，他把這技能的種種事情，一一的告訴我和指給我看，如是者過了五年的時間，當我入伍時，他們獲悉我在牙科方面的技能，我年僅十八歲，便獲提升，不需接受基本訓練，而奉命負責管理一個有着許多工人的牙科實驗室，這一切全賴爸爸給我的訓練。

「在我們派拉茂家族那一面，我們有一些偉大的祖先。」派拉茂長老接着說：「我的祖母在八歲時隻身離開丹麥，她的母親把猶他州一個地方的地址寫在一塊名塊上，套在她頸項，便將她放在船上面。當她抵達紐約州時，那些安排好去接她的摩門傳教士，協助她登上一輛火車，載她到猶他州的以法蓮市。對一位八歲大的孩子來說，這是何等辛酸悽苦的經驗呢！想到此點，就會令我泫然淚下，我肯定她的母親必然認為這是個很好的機會，能讓她的女兒居住在一個教會勢力龐大的地方。

談到八歲的兒童，派拉茂長老繼續說：「我從前做主教時，最起碼亦必然接見過八十個兒童，並看着他們受洗，在那些所有的面談中，我從未試過有一次覺得孩子還未準備好接受洗禮的，八歲是負責的年齡，孩子們在這年齡確已懂得分辨善惡。當然，他們不認識所有教義，但他們知道如何作正確的判斷，他們藉着基督的光，憑本能認識到甚麼是對的，他們是

否做正確的事乃是基於他們如何運用他們的自由選擇權。但在我腦海中卻毫無疑問地知道，八歲的兒童是有能力選擇正義的，這項見証曾臨到我許多，許多次。

「我希望世上的孩子均能知道來自我們天父的偉大信息：就是我們要信賴祂和愛自己的同胞，要保持你們在畢生中這個年齡所具有的慈愛精神，你們現在很謙卑受教，你們有一種奇異的能力，這奇異的能力便是你能忘記——你們不會懷恨在心，你們能把問題置諸腦後，繼續去愛一個可能會傷害你們的人。不要自做籬籬屏障，只要繼續保有一顆慈愛的心，愛是沒有東西能代替的，愛是意味着興趣和關懷，它是意味着為他人服務，當愛心的精神是存於兩個人之間時，就能助長信賴和自重的感覺。有甚麼問題，你們都可以彼此傾訴，共同解決。愛能打破籬籬，正如甘賓賽會長能無條件的愛人。

「假如你有一樣特質，是為人所難忘的。這會是甚麼品質呢？你會希望人家記得你是持守於主的事工嗎？希望別人記得你是誠實？是可靠的嗎？這所有都是值得珍視的特質，但更甚的是，由於你對人的愛心，而為人所憶念不是很好的嗎？」

「我為這真理作証，愛主和愛你的同胞乃是救主的信息，如果我們要得到永生的話，便必須具有這種愛心，並加以回報。」

本地專欄

台中傳道部豐原分會

以家庭為主題及台灣聖殿模型 之展示會概況

——一九八二年六月五日是個特別的日子，對本分會來說，在這一天晴朗無雲的晚上，豐原分會舉行了本分會成立有史以來最空前盛大的展示會。自從獲悉，台灣將有聖殿，台灣的聖徒們個個欣喜若狂，然本分會的弟兄姐妹也不例外，更是高興萬分，為響應“在台灣蓋聖殿”之事，本分會為了要讓更多人了解，我們以家庭為主題，展示三大目標：

一、家譜之展示，二、聖殿教儀之展示，三、家人家庭晚會之展示，此項之展出由全體教友及傳教士們共同合作計劃，設計，錄音，安排，佈置，廢寢忘食辛勤工作了五天終於蓋出一幢宏偉、壯觀的聖殿、模型，而在本會分會的第一教室也完成了，家譜展示的佈置，在家譜展示這項目的內容，我們展出某些教友的家譜表，及三代同堂照片，同時也說明為何要有家譜這項記錄，另外在本教室也放置了一些“根”的傳單，這真是一個很不錯的“家譜”說明，其次談到我們所完成的第二間教室的佈置，在佈置這間教室前我們在通往此教室的牆



壁上設計了一個大型的壁報，三個國度的情形，然後指引觀看著進入這間有關聖殿是什麼的教室，在此教室正中間的空間裏，我們做了一個小型銀幕是做為放映“聖殿”幻燈片之用，讓觀眾更加明瞭聖殿“宏偉、壯觀”的感覺，同時我們在四周的牆壁上貼著世界各地的聖殿圖片，為了使人更具有地理觀念，我們在擺設這些圖片的中間部位放置了一張世界地圖，並用五彩繽紛的繡線將某地的聖殿位置用此綫拉出與地圖相結合，這使人更清楚明瞭世界各地聖殿的位置，另外我們在另一牆上貼出聖殿內部的景象裝置圖片，並說明裏面一切的神聖儀式及其重要性，這項展示給人有種深入其境的感覺。

最後談到，我們會長室的佈置，在此間裏頭有四個用布做的可愛玩偶，他們正圍著圓桌而坐，看起來就像是個快樂幸福的家庭，此外在這間會長室的門前走廊牆壁上貼著一藍本教會所強調的麥基奧會長的名言「沒有任何功能彌補家庭中的失敗」，然而此間有關家庭的陳述內容，可說豐富極了，特別有許多珍貴美麗的家人圖片，還有令人感到溫馨的文字，這



間會長室的佈置可說是無與倫比。另外在主日崇拜的大廳裡我們播放著自己所製作的幻燈片及教會所供給的電影。而我們所蓋的聖殿模型便展示在豐原市的鬧街上，在那些地方放置許多教會的大圖片和一些小冊子，當晚圍觀的人潮很多，並有許多人提出一些問題，我們一一的解答並順便帶領他們到達教堂觀看內部三個不同的展示。

這次的展示會，可以說是相當的成功，我們在此非常感謝台中傳道部，麥德華會長的蒞臨指導，並感謝辛勤工作的弟兄姐妹們，此次的展示給了我們一些啟示及經驗，最後我感謝

在天上的父，祂賜給我們力量，賜給我們智慧及克服困難的精神，我們願神的邦國高舉願他的意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



家人家庭晚會



家庭晚會之一角



家譜展示

